

標註十八史略讀本

大賀富二再補
今井匡之校訂

五

伊
ノ
介

標註十八史略讀本

リ 8
7
5



甲 牙六号

建陽 劉刻 標題

立齋先生標註十八史略讀本卷之五

後學 臨川 陳殷 音釋

熊本縣 大賀富二 再補

後學 今井匡之 校訂

唐

再補便蒙李淵自
唐主遂受禪國因
號唐都于長安本
宗分天下為十五
玄宗又分為十五
道又為弘化留守在
隋大業九年
又綱目未幾徵詣
行在淵遇疾未謁
其甥王氏在後宮
帝問之曰汝舅來
何遲王氏以疾對
帝曰可得死否淵
聞之懼
○相表奇異
再補便蒙沉晦以
免忌按通鑑淵四
子建成世民玄霸

唐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名淵隴西成紀人也西涼武
昭王暠之後祖虎仕西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昺於周世
封唐公淵襲爵隋煬帝以淵為弘化留守御衆寬簡人
多附之煬帝以淵相表奇異名應圖識忌之淵懼縱酒
納賂以自晦天下盜起以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
制黜陟討捕群盜多捷突厥寇邊詔淵擊之突厥敗走
以淵為太

伊 卷 〇 〇 〇

標註十八史略讀本卷之五 唐高祖武惠

元吉 ○世民陰有安天下志

再補新唐書淵留守太原領晉陽宮

又通鑑文靜坐與李密連婚擊太原

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

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

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議大事

○世民說興義兵再補通鑑明日世

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

木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大人設能

盡賊則功高不賞

原留 淵次子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

有安天下之志與晉陽宮監裴寂晉陽縣屬太原郡有離宮故置宮監也

晉陽令劉文靜相結文靜謂世民曰今主上南巡群盜

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

太原百姓收拾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兵復數萬以此

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

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而淵不知也會淵兵拒突厥不

利恐獲罪世民乘間說淵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淵

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

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

忍告汝慎勿出口明日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

身益危矣

又按世民以為萬全之策淵以為大

有理而世民聰明勇決可見矣

又綱鑑注侍淵宮女侍奉淵寢

又通鑑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

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

覺刑誅為此急計耳象情已協公意

如何又便蒙恭帝初封代主

又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者也

又撫其豪傑而收有之其易得猶探囊中物取之耳

又范祖禹曰匹夫

李金才無故族滅大人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

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策願勿疑淵歎曰

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身亦由汝化

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

從寂飲酒酣寂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

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刑誅耳會煬帝以淵不能禦寇

遣使者執詣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說曰事已迫矣宜

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

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

物耳淵乃召募起兵遠近赴集仍遣使借兵於突厥

高之後世紀高生欽欽生重耳重耳生熙熙生天錫

天錫生虎乃帝祖也晒音丙相表之相去聲圖讖時

史記卷之五

唐高祖

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况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示正啓之乎太宗陷父於罪而昭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何以示後世

又綱目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

關中悉降

再補通鑑隋遣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屈突通將驍騎數萬屯河東以拒淵

又南湖曰禪授自魏晉以來積習相沿惜乎唐之君臣

有李氏將興之語天使之大音駝晉陽宮監掌宮禁監平聲主上謂煬帝萬數之數上聲尊公謂高祖淵

過音戈二郎謂世民為寂之為去聲併誅恐宮人覺其謀故陰養士馬而不敢泄也巨鉅同探音貪取也

世民引兵擊西河拔之斬郡丞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進兵取霍邑克臨汾絳郡下韓城降馮翊淵留兵圍河東自引兵西遣世子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關中群盜悉降於淵合諸軍圍長安克之立恭帝淵為大丞相唐王加九錫尋受禪立子建成為皇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唐主李淵受禪即位西河郡屬山

上聲野鳥為鸞通鑑隋大業十二年有孔雀自西苑飛集寶成朝堂前德儒等奏以為鸞於是百官稱賀詔以德儒擢拜朝散大夫正為之為去聲霍邑縣屬霍州臨汾縣屬平陽絳郡今絳州韓城縣屬同州

亦溺於此而不能以漢為法也

隋越王侗稱帝再補煬帝被弒留守官立之後為王世充所弒

李密降

字文化及稱許帝

再補後為夏王建德所誅

李軌稱帝

秦主薛仁果降再補通鑑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羅喉將之賊畏威啣恩

又綱目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隋密至長安久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

降音項平聲下同

○隋東都留守越王侗煬帝之孫也亦為眾所立稱帝於洛陽東都隋以河南府為東都留守官主留都副國

德太子次子

○秦主薛舉卒子仁果立

○魏公李密與隋兵戰大敗降於唐

○字文化及弒其所立主浩化及衆多亡自知必敗歎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鳩殺秦王浩即帝位於魏縣

稱許帝

○涼王李軌稱帝

○唐秦王世民破秦秦王薛仁果降送長安斬於市右秦薛舉自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僭号至是二世凡

二年

○李密之將徐世勣據密舊境降唐賜姓李勣亦切○范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或改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稱姓者或以國或以祖賜妻敬姓為劉鄙陋無誓而唐世主人遂以為法以逆族異類為同宗然則古之賜姓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者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同之

乘傳至黎陽遺
徐世勣書勸之早
降

○竇建德稱夏王

○李密叛斬之

再補通鑑密言於

唐主曰山東之眾

皆臣故時麾下請

往收而撫之云云

乃以伯當為密副

○竇建德破許

再補殺之不辜得

天下不為者仁之

至也得玄圭何祥

○王世充為鄭帝

再補侗布席禮佛

曰願自今以往不

復主帝王家

○沈法興稱梁王

○李子通稱吳帝

○杜伏威降

○秦王破定陽

豈循理者乎上讀其姓下忘其
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為後世法也

○竇建德取河北諸

州自稱夏王

○李密叛唐

嘗遇大朝會密為光祿卿當進食深以為恥退以告

左武衛大將軍王伯當伯當心亦快夕因謂密曰天

下事在公度

內耳云云

唐人獲而斬之

○唐遣將襲涼主

世充廢之而自立為鄭帝

○唐遣將襲涼主

李軌執歸殺之河西平

○唐秦王世民

擊定陽將宋金剛破之定陽可汗劉武周及金剛皆

亡

○沈法興稱梁主於毗陵

○唐秦王世民

走死

諸軍伐鄭

○吳主李子通襲梁

梁沈法興自武德二

年僭號凡三年而亡

○夏王竇建德救鄭

說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

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

夏不獨立矣不如解仇除怨突兵救之夏擊其外鄭

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

取之并二國之兵乘唐師之

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

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

鄭主王世充降世民至長安被黃金甲二十五將從

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萬獻俘太廟斬建德於市赦

世充尋使人潛殺之

○竇建德故將劉

克自武德二年僭號至是三年而

亡二十五將姓名未詳從去聲

○竇建德故將劉

黑闥始起兵於漳南

○唐遣將李靖伐梁

梁主蕭銑

再補綱鑑補晉陽
土豪薛深以城納
武周瓊山曰人心
所歸是之謂王當
時人心歸唐久矣
群盜非其倫
○李子通襲梁
再補郭孝恪曰世
充窮蹙垂將面縛
建德運糧遠來助
之此天意欲而心
之也不過二旬而
主就縛矣世民善
秦王破王世充
再補楊武威擒建
德世充素服降
○斬建德
再補詔赦世充為
庶人徙蜀未行獨
孤脩德矯勅殺之
按本文蓋直筆也
○劉黑闥起兵

標主十八史畧讀本卷之五

唐高祖

白

○蕭銑降
再補殺銑之事先
輩皆以為淫刑甚
矣

○李子通伏誅
○劉黑闥稱漢東
王

○林士弘眾散
○漢東將執黑闥
降

再補通典行臺省
自魏晉有之及後
魏謂之尚書太
行

基別置官屬隋謂
之行臺省有尚書
令僕射各一人蓋
隨其所管之道置

於外州以行尚書
事唐初亦置行臺
省貞觀以後廢
又封德彝云既勝
而後與和唐從之

降送長安斬之

右梁蕭銑自隋大業十三年據江陵至是四年而亡 ○杜伏威

擊吳主李子通執送長安伏誅

右吳李子通自隋大業十一年僭號至是

凡七年

○劉黑闥自稱漢東王 ○楚主林士弘卒其

眾遂散

右楚林士弘自隋大業十一年僭號至是 ○漢東將執黑闥

降唐斬之

將諸葛德威 ○右漢東劉黑闥自 ○唐淮

南道行臺

建尚書臺於外謂之行臺隋謂之行省又

都省而僕射輔公祐反於丹陽唐將擊斬之

輔姓公

音石丹陽縣屬

○慶州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

討平之

慶州屬鞏昌 ○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禦之

遇於豳州世民帥騎馳詣虜陣告之曰我秦王也虜

不敢戰受盟而退

音 ○唐興七年僭偽皆亡天下

○突厥受盟

○置州縣鄉學

再補便蒙與釋菜
相混者非矣釋菜
禮之輕者也

○定官制頒律令

再補范華陽曰三
公論道經邦變理
陰陽故不以一職

名官太尉掌武太
司馬之職也司徒
主民司空主土皆

六卿之任非三公
也自漢以來失之
而唐不能革也云

○定均田租庸調
法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既定是歲初置州縣鄉學帝親詣國子學釋奠于先

聖先師 釋奠禮之最重者也 有幣帛有牲牢有合樂

故謂之釋奠 始定官制頒新律令 釋奠禮上丁釋采奠

子先師顏回始定官制通鑿改大總官為大都督府

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

中內司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大府為九等

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

右領衛為十四衛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

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為京職

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

仕郎二十八階為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信義副尉

三十一階為武散官上柱國定均田租庸調法 均田均

至武騎尉十二等為勳官 給天下

人田也租田賦也庸口賦也調戶賦也 田 丁中之民

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 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十之二
為世業八為口分 分田為二等一曰口分 每丁歲入租粟

唐高祖

句義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丁中之田二十畝
為世業田八十畝
為口分田也
又綱鑑注皮帛之
細曰綾縵如麥稍
曰絹經緯皆帛曰
布
又便蒙課謂備帛
唐六曲凡習學文
武者為士
又黃謂穉幼髮黃
也小謂細弱也中
謂上下通也丁當
也當強壯之時也
老甲子一周血氣
已衰故免放之也
又便蒙篤疾及寡
妻妾皆以二十畝
為世業其餘為口
分注十分為率民

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絕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
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
租調俱免水旱蟲霜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
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民貨業分九等百戶為里五
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
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
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
為老歲造計帳三歲造戶籍庸傭同調去聲下並同
減十之六只四十畝減
七只三十畝十之二十十分為率民得其八官得其二
世業世守其業口分之分音墳去聲有六口則給田
調隨其所宜為調純音尺絲經縵緯白純三尺每日
收其傭帛三尺亦隨土地所宜旬有之有與又通免
其調或官中有事而加役至十五日者則免收其調
以上之上上聲下並同九等上上上中上中上中

得其八官得其二
有六口則給田此
皆妄說不可從也
又通鑑建成元吉
與後宮日夜譖訴
世民於上上信之
按是唐一代之妖
○太子謀傾世民
又按綱目斷々書
云殺太子建成齊
王元吉遂不予大
宗也
○太白經天
再補通鑑世民密
奏建成元吉淫亂
後宮且曰臣於兄
弟無系毫員今欲
殺臣以為世克建
德報讐上省之愕
然報曰明當鞠問
汝宜早參康申世
民遂師長孫無忌

中中下下上中下下預厠也計帳每歲
一改賦稅簿籍戶籍三年一改戶口簿籍
初唐之
起晉陽皆世民之謀帝欲以世民為儲嗣世民固辭
而止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而世
民功名日盛乃與元吉協謀傾世民曲意諂事諸妃
嬪世民獨不事之由是左右皆舉建成元吉而短世
民儲嗣太子曰儲嗣
協合也譽音余○武德九年六月太白經天見
秦分建成元吉欲殺世民秦府僚屬勸王行周公之
事力請乃決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敬德等日夜
勸世民決計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
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
不疑何卜世民意乃決於是密奏兄弟專欲殺臣似
為世克建德報讐明日帥兵伏玄武門建成元吉入
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

唐書卷之五
高祖
六

○立世民為皇太子

再補祭明建成元吉二人既殞又復盡殺其子此何義哉自曹魏而下南北分列朝代遷革必盡滅前人之族此其所以享國短○傳位太子

吉遂立世民為太子軍國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

奏初東宮官屬魏徵屢勸建成除世民及是世民召

徵責以離間兄弟徵舉止自若對不屈世民禮之王

珪亦嘗為建成謀皆以為諫議大夫帝自稱為太上

皇帝詔傳位於太子是為太宗文武皇帝立妃長孫氏

去聲太白經天太白金宿陰星也出東當伏東出西

當伏西過午為經天謂晝見午上也秦分屬未蓋見

午而被於未也周公之事誅兄管叔兄弟專欲殺兄

建成弟元吉為世之為建之為並去聲師音率射

音石尉遲姓尉音鬱敬德名處音杵間音澗○范曰

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

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

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

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此周公誅

管蔡臣竊以為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

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為相也則誅之

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

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象得罪於

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

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

豈得而私之哉後世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

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

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

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

天下者采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私也豈

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

義重於死故也若必為子不孝為弟不弟恃天滅

人倫而有天下不若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秦

以為口實愚按仁至義盡而結天也如漢如唐安民之德如此其盛矣然而高祖有呂氏之禍太宗有武氏之亂蓋結天心者未盡固而子孫亦無其才德足挽回之者是以中衰而忠義奮發之士為主家涕泣訴之然後天意始顧之其可不畏乎○龍鳳之姿天日

再補太宗舉義在隋恭帝義寧元年李密降在其明年綱目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

太宗文武皇帝名世民幼日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為名年十八舉義兵李密降唐初見高祖色尚傲及見秦王不敢仰視退而歎

山曰真英主也，不知此何以定禍亂乎。
又便蒙開天策府置官屬，按通鑑，世民以海內寢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志廉、王簿、李玄道、蔡允恭、云々，是開館係世民所為。
又綱鑑注，番猶次也，六人為一番。
○登瀛學士
再補綱鑑注，瀛州山名，神仙居焉。
又南湖曰，十八學士之選，何其驟進而驟退乎，蓋高祖

曰真英主也。高祖以秦王功高，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為之開府，置屬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志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閣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時府僚府僚天策府僚屬也多補外。如晦亦出。玄齡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才，太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王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剖決如流。玄齡每入奏事，高祖曰：玄齡為吾兒謀事，雖

愛三子之心，文戰而無定也。方欲加之，官如此，其威繼欲保全成吉，故散世民之黨如此。其亟嗚呼，率三子而構喋血之禍者，其高祖之化心耶。
又按天下之事，人不自為而能成焉者，未有之也。況治國家者，其可不取於人乎。故房玄齡進杜如晦其功冠一主矣。
○放宮女
再補通鑑，詔以宮女衆多，幽閑可愍，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太宗御突厥，其人

隔千里如對面語。幾音機，及也。冠音貫，相去聲。長音張，上聲。蓋音甘，入聲。三番，音甘，入聲。三番，音甘，入聲。三番，音甘，入聲。
每以六人為一遞，入直，更音庚。圖畫已上十人，形像贊，讚同，稱美曰贊。預與同。瀛州謂如登仙也。補外，補外職事官為吾之為去聲。○鄭曰：漢唐之世，其人臣為有知人之明者，莫若蕭何之識、韓信之房、玄齡之識、杜如晦之高帝之至南鄭而韓信亡去，蕭何追之，反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大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高帝於是拜為大將。太宗之在秦州時，府僚多補外官。玄齡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才，太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太宗於是奏為府屬，蓋非蕭何之言則高帝失於韓信，非玄齡秦王功蓋天下，身幾危，賴玄齡如晦決策至是即位，首放宮女三千餘人。機音
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十餘萬騎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上自與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

權略宛然魏武之景像

○置弘文館

再補通鑿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案晉李充分甲乙丙丁為四部書唐分經史子集

○商榷政事

再補綱鑑注商榷論較也

又通鑿上問佞臣為誰云々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云々○以至誠治天下再補范華陽曰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

軍繼至旗甲蔽野頡利懼請盟而退○置弘文館聚

四部二十餘萬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等以本官

兼學士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

事或夜分乃罷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四部

經書史書子書文集論去聲行去聲○有上書請去佞

臣者曰願陽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

旨者佞臣也上曰吾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

方以至誠治天下或請重法禁盜上曰當去奢省費

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為盜安用

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上嘗

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

誠與賢而役其獨

智以先天下則耳

其能幾何

又通鑿上惠吏多

受財容使左右試

賂之有司門令史

受絢一匹上欲殺

之氏部尚書裴短

諫止嗚呼大宗才

有餘而德不足已

患受財誠令而禁

之教而化豈無道

乎嚮以至誠治天

下者今安在焉邪

○長蘊古獻大室

再補梁作瓊宮瑤

臺紉作瓊室立玉

門禁作酒池可以

運船糟隈可以望

十里紉為酒池肉

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又嘗謂侍臣曰聞西域

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之有諾曰有之曰吏受賕抵

法與帝王狗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此胡之可笑邪

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

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紉乃忘其身亦猶是也去

聲下同治平聲下同斃音弊死也賈音古羊蹄云○

胡商有諾不知果有此事否賕音求賊也好去聲○

張蘊古獻大寶箴有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

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

其臺而瑤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

念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

雖冕旒蔽目而視於無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

御註十八史略卷之五

盤糟丘而牛飲者三十餘人

又易聖人大室曰位此箴為有位之戒

又旒垂玉也冕旒皆十二垂則過目

難他口耳是耳視不外聽也

○分天下為十道

再補區別天下雖有異同要觀英主

經營之宏規已新天下之耳目又革當時之弊

○討梁師都

再補按綱目朔方人梁洛仁殺梁都

據此則其下是梁洛仁也

○祖孝孫奏雅樂

上嘉其言大寶箴聖人之位口大寶箴戒辭也八跡

样博珎漬熬肝管也漢制度云冕長尺六寸廣八寸前

圓後方其旒皆以五米絲繩貫五米玉每旒各十二

垂於冕前後註續註音倫上聲註黃色纁綿也以黃

綿為圓用組垂之於冕○分天下為十道豪傑並起

當兩耳旁示不外聽也○分天下為十道豪傑並起

擁衆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為之割置州

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

其弊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曰關內河南河東河

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劔南領南○遣將討梁師都

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為夏州右梁襄師都自隋恭

是凡十二年而亡夏州屬甘肅即朔方○案世紀此一節當在貞觀二年

奏唐雅樂祖孝孫祖姓孝孫名案○貞觀二年又

出宮女三千餘人○故事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執

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五花謂綾紙五案綾

必書此綾紙故當時謂之五花判事唐中書侍郎中

制自朝廷至郡縣決事皆有詞謂之判中書侍郎中

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謂王珪曰

國家本置中書門下唐制中書省出詔令門下省審

而奏還謂以相檢察卿曹勿雷同也時珪為侍中房

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玄齡

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

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

推房杜焉徵嘗告上曰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

臣上曰忠良異乎徵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

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

作唐雅樂凡八十

四調三十曲十

二和

○五花判事

再補言中書舍人

參決取旨各執所

見錄其判詞而雜

署其名也

○置中書門下相

檢察

再補雷同附和之

義也雷震驚百里

而百里一同故事

無可否而同之者

謂之雷同

又便蒙房玄齡為

左僕射杜如晦為

右僕射守秘書監

非為真秘書監也

其位卑而授以官

高謂之守

又稷名弃姓姬氏

稷生一人名棄本卷之五

唐書卷之五

唐書卷之五

唐書卷之五

陶一作谷蓋皆舜
臣闕龍逢夏桀臣
此于殷紂臣皆以
忠諫死并己見前
便讀者不厭重復
他亦有效此者今
一々不釋

又通鑿鴻臚卿鄭
元璠使突厥還言
於上曰戎狄興衰
專以羊馬為侯云
云此將亡之兆也
○李靖破突厥

再補通鑿遣都督
李世勣李靖柴紹
薛萬徹為行軍總
管衆合十餘萬皆
受李靖節度分道
出擊突厥按此事
在二年冬又通鑑
是年十二月可汗

入朝十四年突厥
遣執朱思力入見
謝罪求朝上許降
李靖等謀曰頡利
雖敗其衆猶盛若
走度磧北則難圖
矣今詔使至彼虜
必自寬若選萬騎
襲之不戰可擒矣
張公謹以為不可
靖等不聽遂大破
突厥於陰山
○論唐有狄乱太
宗所啓
○林邑入貢
○伊吾來降
○高昌入朝
○四夷請帝為天
可汗
再補范華陽曰太
宗以萬乘之主而
兼為夷狄之君不

臣上悅音息上聲駁音利中書門下二省雷同
平聲音端初突厥既強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
陀回紇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頡利政乱薛延陀回紇
等叛之加以民大飢羊馬多死奉使者還及邊帥皆
言突厥可取之狀詔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
諸軍討之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唐將
擒之以獻時突利可汗先已入朝上處突厥降衆東
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地為四州分頡利地為六
州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以統其衆以突利
為順州都督頡利為右衛大將軍敕勒其先匈奴薛
延陀回紇以下十
五部總謂敕勒統
音賢入聲十五部
名号未詳磧音
清入聲砂磧陰山
在開平北東西千
餘里草木茂咸

多禽獸匈奴依阻其中漢克匈奴置陰山縣東漢省
入五原唐天寶元年復陰山縣靈州屬甘肅今朔慶
軍四州名号未詳六州名号未詳順州屬北平○案

通鑑此一節以下事實並在貞觀四年○范曰先王

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下辨族類別內外焉孔

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

德我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雜中國使殊

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以

夸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

而為夷也是以唐世有戎狄之乱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林邑遣使入貢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
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隋煬帝

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伊吾來降
不武况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置伊西州岑蹄伊州伊吾郡○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高昌國在西域麴○先是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為天

者穹入聲姓也

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

四夷皆稱萬歲自是後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

汗

耻其名而受其佞
事不師古不足為
後世法也
又致堂曰淳滿一
變後世誠不及古
若夫人之所以為
人出於本心不可
泯滅者則古猶今
耳愚謂大亂之後
易治與世運漸降
其勢不能無之兩
有之而教化轉之
者亦兩有之在人
之勤與不勤耳故
世運論愚嘗謂氣
運至此而人自易
染焉勤免之則存
其人耳
又通鑑此歲天下
大稔流散者咸歸
鄉里
又便裳案唐一斗

汗○貞觀四年蔡公如晦卒上語及必流涕蔡公爵國公爵
○是歲大有季上之初即位也常與群臣語及教化
曰大亂之後其難治乎魏徵對曰饑者易為食渴者
易為飲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
漢雜霸道蓋欲化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徵曰五帝
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乘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行
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上率從徵言
元年關中饑斗米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
上勤而撫之未嘗嗟怨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至是天下大稔
米斗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
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上曰

蓋今三升許武德
四年所鑄錢即開
元通寶也每十錢
重一兩
○魏徵勸行仁義
○林邑新羅入貢
再補便裳注嬰武
鸚鵡省文按字書
鸚鵡能言鳥有數
種
○党項內附
再補按分為十六
州乃知其地廣矣
○奏七德九功舞
再補按奏秦王破
陣樂見貞觀元年
賀正之宴綱鑑注
後更号神功破陣
樂貞觀七年更名
七德舞蓋取左傳
有七德之義見九
功舞即功成慶善

魏徵勸我行仁義今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蓋
德彝元年六月死矣有季稔曰大有澆音皎平聲薄也易音亦二匹四丈為匹
端去聲十九人通鑿二十
九人五嶺見前隋煬帝下
國在東夷入貢通鑿林邑
三人魏徵以為不宜受上
喜各付使者歸之
党項內附開其地為十六州党項西卷別種党音當去聲十六州名号未詳
○七年春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徵欲上偃武修
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七德舞者秦王破
陣曲也見九功舞則諦觀之王珪罷徵為侍中七德
注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
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
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後更名七
德舞七德者蓋取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
財之義也九功通鑿注唐功成慶善樂以兒童六十
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褶長袖漆髻履履而舞後更号

唐書卷之五十四 唐紀四十五 善本宗

樂不視欲其偃武觀之欲其修文也

○縱遣死囚

再補便蒙錄省錄也省錄不知情狀有寬帶與不通鑿

作來秋來就死又作死囚皆縱遣云々至是皆如期

○胡越一家

○吐蕃入貢

再補通鑿群臣請上準遺誥視事上不許六月群臣復請聽政上許之致堂謂安於常情狂於衆習

○吐谷渾遣子入侍

再補南胡曰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此聖人責久之大法

九功舞九功者蓋取書九功惟叙之義也諦音帝審也○上親祿囚徒見應死者

閱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仍勅天下死囚皆縱

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之凡

三百九十人○上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命頡

利可汗起舞馮智戴詠詩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

未央宮在安西前漢高帝所置馮智戴

南蠻酋長胡越胡謂頡利越謂智戴○八年吐蕃

遣使入貢吐蕃西○九年太上皇崩上皇即位九年

而禪位至是又九年○吐谷渾先是入寇涼州以李

靖帥諸軍討破之帥音○十年吐谷渾遣子入侍○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言宜饒銀大發米之歲可得數

百萬上曰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

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

相靈俟我耶默之治平聲宜州屬江東饒州屬○定

府兵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

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上府兵凡千二百人中府千

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

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

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為越

騎越騎言其勁其餘為步兵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

果毅都尉每歲季各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

官與直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踈近數

皆一月而更定府兵更定各府兵制音麗屬也諸

衛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更音

也萬紀悻直自負

詆訐善良寬殺張

齡古矣妄劾房玄

齡王珪兵乃不以

仁義匡君而以鑽

利罔上其何以非

諸人哉

○定府兵

再補新唐書凡字

在上府之上

又石氏曰府兵之

制無事則耕於野

有事則命將以出

師還則兵散於府

將歸於衛國無養

兵之費臣無專兵

之患

又左傳殺敵為果

致果為毅

又使蒙案各當作

冬連季字新唐書

兵志通鑿並作冬

唐書

卷之五

綱鑑註諸府總疏
折衝者所以折兵
又通鑿報曰朕今
聞過矣願改之以
終善道乃以所上
疏列為屏幃庶朝
夕見之兼錄付史
官使萬世知君臣
之義乃賜黃金十
斤廐馬十匹按十
一年武氏已入宮
中此言亦無益矣
○大徵名儒
再補通鑿命祭酒
孔穎達講孝經賜
祭酒以下至諸生
高弟帛有差
又網鑿注百濟馬
韓之屬國在馬麗
西南新羅東夷國
名其北故韓種也

庚下同折衝果毅通鑿更命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
為果毅都尉歲季十二月帥音率與直官與價直令
自買馬上上聲下同番上更番宿衛給番隨○十三
年夏旱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言陛下比貞觀初漸
不克終者十條上深獎歎十條大略一遺使徵求
二奢肆思用人力三言
縱欲勞人四言昵小人疎君子五言貴異物作無益
六言不輕與賢而易奔人七言田獵馳騁八言外官
奏事顏色不接九言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十言○十
四年上詣國子監親釋奠是時大徵天下名儒為學
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已上者皆
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
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經有能通經者聽得
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

高昌西域國名直
京師西四千餘里
○孔穎達定五經
正義
再補五經古今為
不刊之典然孔氏
正義該博貫穿亦
可謂勤矣惜乎擇
而不精經說未可
以之為正義也
○侯君集滅高昌
再補通鑿於是唐
地東極于海西至
焉耆南盡林邑北
抵大漠皆為州縣
○吐蕃求婚
再補網鑿注吐蕃
本西羌之屬居析
水西北其子孫曰
吐番而姓勃罕野
彌君長曰贊普
○圖功臣凌烟閣

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外講筵者至
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
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國子監即大學已上之
聲屯衛飛騎左右親軍使官
全書注唐美行本為屯衛將軍分典
飛騎百濟國在東夷說如字疏去聲○高昌王麴文
泰先是多過絕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以侯君集
為交河太總管將兵擊之至是滅高昌以其地為西
州交河高昌
州昌所都○十五年吐蕃求婚以文成公主嫁之○
十七年鄭公魏徵卒上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
為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
矣徵葬上自製碑書石鄭公鄭國公爵音滌廢也
減也書石釋名曰臣子追述
君父功以書
于石曰碑○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

綱鑑註諸府總疏

再補綱目功臣二十有四人
又丁南湖曰獨恨李勣贊立武后幾覆唐室侯君集張亮躬為反賊死有餘罪何太宗知人之不哲耶此宋儒所以議其務名而無實也按諸貽謀無益武后時之事太子兼乾廢為庶人

再補廢立之際奸臣動輒欲營其私百計構之世主每蹈其禍機而不自悟悲夫若乃唐太宗英明特達宜奸不能欺然太宗初於建成元吉不免有謀而至此自願
再補廢立之際奸臣動輒欲營其私百計構之世主每蹈其禍機而不自悟悲夫若乃唐太宗英明特達宜奸不能欺然太宗初於建成元吉不免有謀而至此自願
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侯君集負功怨望以兼乾暗劣欲乘釁因勸之反事覺廢為庶人
聲色及敗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太子知之陰養刺客統于兼基等謀殺魏王泰會兼基坐事繫獄上變告太子謀反勅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廢為庶人云云
君集坐誅泰亦以險詐不立立晉王治為太子
太子兼乾不大有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侯君集負功怨望以兼乾暗劣欲乘釁因勸之反事覺廢為庶人
聲色及敗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太子知之陰養刺客統于兼基等謀殺魏王泰會兼基坐事繫獄上變告太子謀反勅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廢為庶人云云
君集坐誅泰亦以險詐不立立晉王治為太子
太子兼乾不大有

至密脫衣覆李勣可以見其用心之密反有較計之疑於是乎事有失當者可不思乎
又按通鑑作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按太宗從諫非出於中心之誠先儒云
又綱鑑注語蒲墨反
○親征高麗
再補按綱目時褚遂良上疏諫李世勣勸上伐之
又綱目令房玄齡留奇
又通鑑高麗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之注二人並姓

侯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獄後以中書侍郎參文書上疏得免詳見貞觀十四年治太
魏徵嘗薦君集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示起居郎褚遂良上愈不悅徵臨終上面指公主欲妻其子叔玉至是停其婚路所立碑管薦案魏徵嘗薦君集有宰相材宜委專知諸衛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妻音啟陪音明入聲什也○十八年上親征高麗先是高麗泉蓋蘇文弑其君新羅又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貢之路乞兵救援上遂討之先如洛陽泉蓋蘇文高麗君長或云泉氏蓋號蘇文名也未詳是是否蓋甘入聲○十九年上發洛陽至定州進諸軍上渡遼水拔遼東城降白巖城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安市城險兵精

高延壽主北部惠
真主南部
又范華陽曰太宗
玩武不已困於小
夷無異於煬帝蓋
不能慎終如始日
新其德而欲功過
五帝地廣三王是
以失之然見危而
思直臣知過而能
自悔此其所以為
賢也

又通鑿召其妻子
詣行在勞賜之
又為人上者其明
不足恃能從諫真
為可惜矣蓋於太
宗高麗之役見之
矣
○回紇乞置官司
再補綱鑿注薛延
陀曰回紇曰骨利

堅守不下議者欲拔烏骨城渡鴨綠水直取平壤覆
其本根則餘可不戰而降或又謂親征異於諸將不
可乘危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又留且糧
將盡敕班師是行拔十城徙戶口七萬三大戰斬首
四萬餘級然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什七八不
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使我有此行也命
馳驛祠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定州屬河北即中山府降音項平聲下同

○二十年上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破降之
招諭敕勒諸部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
聲
○二十年上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破降之
招諭敕勒諸部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
聲

幹九十五部總勝
勅勒

又地志鍊勒在
樂勝州北經秦長
城北行經砂磧十
三日方至其國便
蒙案鍊勒即勅勒
通典鍊勒蓋勅勒
音訛也注云西夷
別種非也
又唐書玄齡當國
夙夜勤強任公竭
節不欲一物失所
無媚息聞人善若
已存之明達吏治
而緣飾以文雅議
法處令務為寬柔
不以己長望久取
久不求備雖卑賤
皆得盡所能
又按佐上定天下
以下大抵房杜贊

司詔曰朕聊命偏師逐擒頡利始弘廟略必於廟堂
謂之上先定制勝之策已滅延陀鍊勒百餘萬戶請為
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天下
上為詩曰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刻石於靈州十
姓譜系未詳使去聲鍊勒西夷別種混元太古也降
如字告音谷報千古昔大王岐山之廷高帝平城之
圍皆康狄之耻也今既皆
得而臣之猶申報於前王矣
○二十二年司空梁公房
玄齡卒時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
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爲陛下每決重囚必令三
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
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
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
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
前代雪耻外為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
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倘蒙錄此死且不朽上悲不
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薨謚曰文昭

中唐柳芳言
又便蒙作無迹可尋
功德亦至矣云迹可
功迹也按理致太平
之理治也言天下致
太平也宗臣言唐宗
此二人為宗臣不
敢拮抗也
○房杜為唐宗臣
再補通鑑云今點
之若其即行俟我
死汝於後用為僕
射便蒙徘徊猶仿
徨不進之意也史
言太宗以機數御
李世勣世勣亦以
機心而事君
又按唐太宗紀中
諸美百好前後相
望而十年綱云
武氏為才人亦

自勝玄齡佐上定天下及終相位三十二年號為賢
相然無迹可尋上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
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
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音外房杜玄齡如晦王魏
王珪魏徵英衛○二十三年上有疾謂太子曰李
公李勣衛公李靖
世勣才知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我死用為
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則當殺之耳乃左遷豐州
都督受詔不至家而去豐州屬○上崩在位二十四
年改元者一曰貞觀貞觀即位二年丁亥改元上雖以武功定過
亂終以文德綏海內常自以驕侈為懼嘗曰人主惟
一心攻之者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

字使千百之美好
失其本色女色其
可畏哉
○創業守成之難
再補此事在十三
年綱鑿注草昧之
初謂開創之始也
又按玄齡所謂難
易則指事為之難
易魏徵所謂難易
則指時勢之難易
然時勢之難即事
為之難也故范華
陽曰自古創業而
失之者少守成而
失之者多蓋禍亂
未嘗不生於安逸
也
又威神光采足使
人畏縮故群臣進
見者皆失舉措上
自知之常假以顏

姦詐或以嗜欲輻湊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
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嘗問侍臣創業守成孰
難玄齡曰草昧之初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
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
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
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
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往
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之舊音授自媒曰售草昧
力角競勇力自知神采為臣下所畏常溫顏接群
臣導人使諫賞諫者以來之惟末年東征之役褚遂
良嘗諫不聽太子立是為高宗皇帝為去聲東征

標註十八史觀讀林卷之五

唐太宗

卷之五

又皇后即長孫無忌妹作帝範在二十二年正月
又通鑿二十三年五月丁卯疾篤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卧内曰善輔導之
又自此以後李世勣去世字避太宗諱也
再補初蕭淑妃有寵王后嫉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為尼忌自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

高宗皇帝名治。母長孫皇后。兼乾廢長孫無忌。力勸太宗立治。在東宮七年。太宗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曰。脩身治國盡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言矣。至是即位。長孫無忌褚遂良受先帝遺詔輔政。以李勣為左僕射。尋為司空。皇后無忌妹。十二篇君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諛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闕武。崇文。治國之治。去聲盡。通鑿作備。永徽五年。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才人昭儀皆女官名。通鑿也。六年。上欲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為后。王皇后淑妃與武昭儀更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陽歎哭。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許敬宗李義府贊之。遂良不可。褚遂良不可。曰。陛下必欲廢皇后。請擇令族何

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
又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
論唐室中絕皆勣之由
再補鄭聲佞人聖賢且惕世以為常讀此以為如何
李義府笑中有刀
通鑿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
又安置猶言放之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
又時李義府許敬

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藏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何如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以問李勣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甲里帝大怒云云
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事遂決更音庚。范音高宗。
欲廢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輩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為忠託以孤幼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褚遂良賤義府參知政事義府貌若溫恭與人嬉怡而狡險忌克人謂笑中有刀柔而害物謂之李猫賤黜為潭州都督參知政事官掌陪害謂畏忌憎惡克謂好勝殘武后以長孫無忌不助已深怨之顯慶四年削無忌官黔州安置遂良先一年卒至是無忌與初議者柳奭韓瑗帝欲廢后韓瑗上疏諫曰

宗誣奏遂良與瑗潛謀不軌皆坐貶瑗振州濟台州遂良愛州柳爽象州後詔斬韓瑗柳爽瑗已死突驗而還二人俱籍沒其家○尊老君為太上帝元皇帝再補是非顛倒自以為是邦家之患莫急焉高宗何不少思耶○李勣拔高麗○帝稱天后后稱天后再補細監分註弘仁孝謙謹天后以其奏請數忤旨配之也○又綱目發明弘賢皆武氏所出弘既

姐已傾殷衰似滅周每覽前代常興嘆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皆被殺已音紀○通鑑永徽五年由有廢立之志又畏忌寵姬子三人為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黔州屬川南今紹慶府先音霰○乾封元年上封泰山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帝元皇帝亳州屬河南即譙郡老君即老子○以李勣為遼東大總管伐高麗○總章元年李勣拔平壤降其王高麗悉平置安東都護府○上元元年帝稱天后后稱天后○初帝以賤妾子忠為太子武后廢之立后之子弘弘仁孝中外屬心忤后意鳩之立其次曰賢又以事廢之而立其次哲屬音燭上在位改元者十三曰永徽顯慶龍朔麟德乾封總

醜死賢又廢黜殘忍一至於此婦人之陰險真可畏哉賀善贊曰高宗在位三十四年綱目書濮王開府書罪獻鷹犬皆予之也自書武氏為昭儀而後其可予者惟幸涼州不果行一事耳若其瀆亂人倫委政房闈幾殆宗社之禍可勝罪哉○中宗即位次廢再補便蒙明年當作元年新唐書通鑑并云嗣聖元年二月戊午武后廢帝為廬陵王○武后稱帝自立再補按武后宗周

章咸亨上元儀鳳永隆開耀永淳弘道凡三十四年而政在中宮者三十年矣自褚遂良等死後群臣無敢諫者李善感嘗因事一諫人以為鳳鳴朝陽上崩太子哲即位是為中宗皇帝中宮皇后武氏一諫通鑑永淳元年上既封泰山欲偏封五嶽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殺粟不稔餓莩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為憂上優容之鳳鳴朝陽山東曰朝陽詩鳳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高陽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曰嗣聖明年武后廢帝為廬陵王而立其弟旦曰虛器者七年改元曰垂拱曰永昌太后廢旦為皇嗣而稱帝是為則天武氏廬陵國在吉安虛器不得有為徒尸虛位武氏贊曰小雅

言天下宗周赫然
甚光明也褒姒一
婦善滅之矣詩人
直斥以甚疾之也
太宗之德澤功烈
一世而盡固非其
匹而其基之者固
非其倫有人築室
基之堅與不堅人
皆辨其敗之長短
至此特何疑
又綱鑑注魏憂縛
反音霍
又通鑑民間又傳
秘記云云
又袁了凡曰識記
曰女主曰武主曰
其人已在宮中由
後以徵於前此非
武氏莫可當也
又李淳風對曰臣
仰替天象俯察曆
數其人已在宮中

曰赫々宗周褒姒滅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時幽王
雖亡而太子宜白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
以為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
曰滅者甚疾之之辭也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滅殺殆
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遺德
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絕其為惡豈一褒姒之
比耶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平
付昏童高宗溺愛祗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
貽禍邦家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可不慎哉
○則天武氏故荊州都督
武士護之女也太原人年十四太宗聞其美召入後
宮以貞觀十一年為才人時天下歌曲名娥媚娘武
為才人賜已成識貞觀末太白屢書見太史占云女
主昌又傳秘記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
惡之嘗與群臣宴令各言小名武衛將軍李君羨官
稱封邑皆有武字而小名五娘太宗愕曰何物女子

數其人已疑似
云々太宗曰疑似
者盡殺之何如對
曰天之所命也人
不能違也王者不
死徒多殺無辜云
云事在貞觀二十
一年
又為尼居感業寺
便蒙上之為太子
也介侍太宗見武
氏而悅之今見其
為尼為之悲泣勸
高宗納之欲以開
淑妃之寵
又案綱自麟德
元年以請廢后殺
上官儀上每視事
則后垂簾於後政
無大小皆預聞之
又綱自武義嗣請
追王其祖立武氏

乃尔健邪或奏君羨謀不軌遂誅之密問太史李淳
風對曰臣仰觀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
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已成矣
太宗崩才人年二十四矣為尼高宗幸寺見之而泣
時王皇后與蕭淑妃爭寵密令長髮勸高宗納之既
入而后與淑妃皆失寵武氏年三十二遂自昭儀為
后王蕭皆為所殺贈父士護周國公尋加贈太原王
高宗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
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委以政事權與人
主侔人謂之二聖在高宗之世后自殺子弘廢子賢
高宗既崩子哲即位廢為廬陵王而立子旦后臨朝

在聖嗣元年

又通鑑時諸武用

事唐宗室人々自

危衆心憤惋按李

敬業先為眉州刺

史坐事貶揚州也

網監注一掬曰杯

土指墳墓也

又遣將大將李孝

逸也

○殺唐宗室國号

周

再補綱目懷義得

幸於太后太后以

為白馬寺主中入

乘御馬

又便蒙時人諺易

之昌宗者尊之呼

五郎六郎而不敢

名郎尊稱也五六

皆其行也

稱制立武氏七廟

護音央入聲斌音武畫見之見音

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當王之王去聲

長音張上聲為所之為去聲涉獵謂若涉水獵獸歷

覽雖多不專精也稱去

聲七廟太祖三昭三穆

英公李敬業起兵討之檄曰

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

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遣將擊殺之越王貞又舉

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自名嬰稱皇

帝國号周以且為皇嗣改姓武時嬰年六十七兵初

寵僧懷義後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居中用事易之

五郎昌宗六郎佞者曰人言六郎似蓮花吾謂蓮花

似六郎耳墨知人心不服且內行不正畏人議已盛

開告密之門用酷吏侯思止索元禮周興來俊臣吉

頊等鍛鍊羅織率以反逆誣人誅殺不可勝紀用此

掛制天下然有權數善用人賢才亦樂為之用徐有

功仁恕執法嬰每屈意從之將相多得人魏元忠妻

師德狄仁傑姚元崇皆名相宋璟亦顯於朝師德寬

厚清慎犯而不校弟除代州刺史師德謂兄弟榮寵

過盛人所疾也何以自免弟曰自今人雖唾某面拭

之而已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

汝也而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唾不拭自乾當

笑而受之耳師德每薦仁傑而仁傑每毀師德嬰語

仁傑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仁傑退而歎曰婁公威

德我為所容久矣武萊嗣三思營求為太子仁傑從

又鍛鍊猶成熟言

深文之吏入人之

罪猶平治陶鑄鍛

鍊使之成熟也

○徐有切仁恕執

法

再補通鑑其弟除

代州刺史將行師

德謂曰吾備位宰

相汝復為州牧榮

寵過盛人所嫉也

將何以自免

又便蒙怒與下文

怒同他人怒也非

他人使入怒也

又薛文清曰羞惡

之心人皆有之師

德豈無是心而忍

於唾面自乾耶蓋

以武后乱朝酷吏

羅織故為此忍耐

之言以訓其弟始

有得於言孫默容之戒矣

又便蒙高宗謚天皇太帝

又通鑿太后他日

又謂仁傑曰朕喜

大鸚鵡兩翼二折

何也對曰武者降

下之姓兩翼二子

也陛下起二子則

兩翼振其太后由

是無立義嗣三思

之意

又綱目通事舍人

元行冲云々行冲

數規諫仁傑且曰

九為家者必有儲

蓄脯醢以適口參

木以攻疾云々故

便蒙是良藥苦於

口而利於疾忠言

逆於耳而利於行

之意又作君正吾

藥籠中物

又楊誠齋曰舉朝

皆武氏之臣而狄

仁傑以一身殉唐

非孤立於睽離之

世乎乃下薦洛州

司馬張柬之薦一

東之而五東之合

與仁傑而六周復

為唐仁傑之志行

矣

又東之謂右羽林

衛大將軍李多祚

曰將軍富貴誰所

致也多祚泣曰大

帝也東之曰今大

厄將軍不思報木

帝之德乎多祚曰

苟利國家惟相公

處分遂與定計

標註十八史畧讀本卷之五

唐中宗

二十一

容言於墨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

之子孫太帝以二子托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

非天意乎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

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

也墨稍悟已而又力勸之遂自房州召廬陵王還都

立為皇太子以子旦為相王仁傑最見信重好面折

廷爭墨常屈從稱為國老而不名仁傑率墨泣歎元

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多規諫曰明公之門

珍味多矣請備藥物之末規諫也仁傑笑曰吾藥籠

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姚元崇等數十人皆仁傑所薦

或曰天下桃李謂所薦士為桃李也說苑陽虎得罪

於衛北見趙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

樹入兵簡子曰何哉陽虎曰夫掌上之人臣所樹者

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樹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

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惟賢者

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矣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

得其利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往擇人而

樹母已樹而擇桃李之語蓋始於此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

為私也墨嘗問仁傑欲得一佳士用之仁傑曰有張

柬之者雖老宰相才也後竟用柬之為相墨寢疾甚

東之與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已率羽林將軍李

多祚等舉兵討內乱迎太子於東宮斬關入斬易之

昌宗於廡下遷墨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太聖皇

帝是冬殂年八十二易唐為周者十有六年改元者

十曰天授如意長壽延載曰萬歲通天曰神功聖曆

標註十八史畧讀本卷之五

唐中宗

二十一

又通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今誅之太后見太子誅乃汝邪小子既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又居東宮天意人心又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又按呂氏死而後漢室安焉武氏未死而唐家復踰以足伸天下之鬱抑矣然措置未盡使後世尚憤嘆悲夫

又視木足長安英國公李敬業姓名勣孫震子勣死敬業嗣爵一抔之土未乾高宗之葬未久乾音干下同六尺之孤安在子哲既立而廢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也遣將李孝逸貞高宗弟復音伏嬰音照僧懷義沙門曰僧梵云僧伽去聲下並同索蘇各切姓也鍛鍊威虐逼脅酷烈如燼銀音端去聲羅織羅網無辜織成罪狀勝音升掛魯持為之我為國為私之四為字並去聲環音影唾他去聲口液也漱音悄容色變也語去聲武義嗣三思三去聲武姓義嗣名三思字則天姪也擲音臻入聲梳也大帝高宗二子哲旦附音閑合祭曰附房州屬河南相王之相去聲好去聲爭諍同籠力董切竹器東音簡玄暉暉通鑿作幃音偉恕己巳音紀上陽宮在東都禁苑之東接皇城之西北上尊之上上聲是冬殂臨朝凡二十二年案通鑿則天既殂遺制去帝号而称后改元者十按前紀年當作十四詳見本文萬歲通天四字年号胡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諸人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太義處非常之變為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盡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皇后一罪也黜中宗幽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一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殆盡七罪也穢德彰聞

敗大計遂不啓微服與劉幽求入死中速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於是葛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曰韋后配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按此事足称快矣羽林士皆欣然聽命人心之服義如斯乎

敬暉桓彥範袁恕已皆前平武氏亂者通鑿神龍元年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社稷因為畫策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以敬暉為平陽王彥範為扶陽王東之為漢東王恕已為南陽王玄暉為博陽王罷知政事二年又使鄭愔告暉等與王同皎嘗坐謀殺三思廢皇后之事者通謀賊暉崖州司馬彦範隴州司馬東之新州司馬恕已竇州司馬暉白州司馬是秋三思陰令人誑皇后穢行擄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怒命戮其事奏言敬暉等使人為之上乃長流暉於橋州彥範嶺州東之龐州恕已環州玄暉古州已而三思尋矯制殺之墨敕詔赦上言之客名已音紀餅餠音淡麪食遇弒通鑿中宗在位凡六年重茂中宗第四子

睿宗皇帝名旦初高宗崩中宗廢武氏立旦為帝者七年矣而廢為周皇嗣者九年改封相王者十年至是復為帝立隆基為太子宋璟姚元之為政二人協

永徽之風
又中宗嘗宴近臣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也欽明所謂八風舞非春秋傳衆仲所謂舞者所以節八音行八風者也借八風之名而備諸淫醜之態耳便蒙案凡言拂地者謂物之盡而無餘也此議欽明所為都無儒者之行義也注非
 ○傳位太子
再補安石曰太子在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張說曰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說所言社稷之至計

心革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托不行紀綱脩舉當時翕然貶祝欽明等欽明嘗為八風舞人曰五經掃地矣欽明時為國子祭酒因欽明而舞為五經之辱也
 ○帝妹太平公主於誅二張誅韋氏時皆有為力既屢立大功勢尊重上嘗與議政權傾人主其門如市憚太子英武欲易之賴韋安石宋璟張說姚元之等感悟上意政事皆取太子處分上自復為帝改元者二曰景雲太極至是三年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子是為玄宗明皇帝二張易之昌宗勢通鑿作益分音墳去聲通鑿注處制也定也分所當然也景雲太極案紀年又改延和改先天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初為臨淄王韋氏之乱隕聚才

丘文莊以云廢為不可曰但中宗其所生也以義論之毋雖輕於祖以恩論之子終無絕母之理也當時大臣遷之別宮復其後與凡在武氏臨朝之時助武氏抑唐室者一切按問之量其輕重以定其罪狀或誅或竄以為後世之戒可也一時具臣不知出此反仍其舊稱而加以美飾豈不悖哉

小罪也尊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為庶人而賜之死中宗不得與焉又取武姓王族常用事肆虐于唐之人者盡戮之然後足其不能是以不旋踵韋氏肆行無所忌憚意以為常事也
 長安之五年帝復位號唐帝即位二月而被廢居均州者一年居房州者十三年還為太子者又八年而後反正韋氏復為皇后上在房陵每欲自殺后每止之上與私誓異時幸復見天日惟所欲不禁至是每臨朝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朝政如武氏在高宗之世上女安樂公主適武三思之子三思以是得入宮禁通於韋后后與三思雙陸而上為點籌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五人皆賜王

制勅掩其文令上

又糾封不敢正封

又綱目初許州參

又綱目相王子臨

又綱目相王子臨

又綱目相王子臨

又綱目相王子臨

又綱目相王子臨

又綱目相王子臨

又綱目相王子臨

又綱目相王子臨

爵而罷政已而遠貶殺之安樂公主等依勢用事請

謁受財降墨敕墨敕墨書敕命無朱色印信者也除官糾封付中書

時謂之糾封官凡數千人人有上言皇后淫乱上面

詰之其人抗言不撓中書令宗楚客矯制撲殺之上

意快快后及其黨始懼馬秦客楊均皆幸於后恐事

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為皇太女乃相與謀

於餅餒中進毒上復位改元者二曰神龍景龍景龍

四年而遇弒立温王重茂后攝政相王子隆基起兵

討乱斬后及安樂公主并其黨皆誅之廢重茂奉相

王立之是為睿宗皇帝復位之復韋氏復之復並之

房陵郡名即房州安樂邑屬環州武三思之子崇訓

也成春拜曰國家

安則先嫡長國家

危則先有功苟違

其宜四海失望臣

死不致居平王之

上涕泣固請者累

日高力士知内侍

省事

再補通監上在藩

邸力士傾心奉之

及為太子奏為内

給事至是以誅蕭

岑功賞之

又開元二十七年

群臣上尊號曰開

元聖文神武皇帝

勇之士密謀匡復太宗初選驍勇為百騎武后增為

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領之隆基皆

厚結其豪傑卒誅韋氏奉睿宗封為平王睿宗將建

儲嫡長子成器以平王有功力讓之遂為太子尋受

禪使去聲將音幾建儲建立太子也開元元年高力士為右監門

將軍知内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

黃衣廩食黃衣官官賤者之服廩食取食於倉廩也守門傳命而已至是

除三品將軍者寔多宦官增至三千人内侍之盛始

此内侍宦官不置三品官姚崇為紫微令姚崇即

開元尊號改名崇徽令宗改二年以太常不

應併典俗樂置左右教坊謂之皇帝梨園弟子俗樂

皆隸太常上精曉

又舊制雅俗之樂

皆隸太常上精曉

皆隸太常上精曉

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與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

○焚珠玉錦綉
再補禁奢貴斷奢靡人情易移人主斷之不禁焉安能得禁之

○作興慶宮
再補通鑑宋成春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制許之仍各賜成春等宅又於宮兩南置樓臺逆各反

○姚崇救時之相
又積于西反言堆疊而不能理也按

○姚崇救時之相
再補司馬公曰姚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以齊太平之政秦誓所謂寔能容之者懷慎之謂矣

○宋璟為相百官
再補綱目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堂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嘆良久益重璟便蒙注救特標晦各當作救特臨軒謂御

○軒陛也
又穎濱曰融請治

○軒陛也
又穎濱曰融請治

○軒陛也
又穎濱曰融請治

○軒陛也
又穎濱曰融請治

○軒陛也
又穎濱曰融請治

○軒陛也
又穎濱曰融請治

○軒陛也
又穎濱曰融請治

○軒陛也
又穎濱曰融請治

○軒陛也
又穎濱曰融請治

○軒陛也
又穎濱曰融請治

○軒陛也
又穎濱曰融請治

○軒陛也
又穎濱曰融請治

○軒陛也
又穎濱曰融請治

○軒陛也
又穎濱曰融請治

○軒陛也
又穎濱曰融請治

○軒陛也
又穎濱曰融請治

○軒陛也
又穎濱曰融請治

○軒陛也
又穎濱曰融請治

○軒陛也
又穎濱曰融請治

○軒陛也
又穎濱曰融請治

雜伎左右教坊以中官為之使自是不隸太常梨園弟子初隋有法曲其聲清而近雅明皇愛之選坐部伎子第三百教於梨園号皇帝梨園弟子○胡曰玄宗謂太常不應典倡優雜伎是也而更置坊監咸選女工以實之此
○焚珠玉錦綉於殿前通鑑上以風則煬帝之為也
與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綉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綉其織成錦綉聽染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綉等物違者杖一百罷兩京織錦坊○司馬溫公曰明皇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其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作興慶宮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宋王成器等宅環其側花萼相輝花謝承花者華萼不韡多燕飲冠弟之意以名樓也
○三年盧懷慎為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崇出須臾裁決盡

顧謂齊幹曰我為相何如幹曰可謂救時之相懷慎知才不及每事推崇時謂之伴食宰相黃門監開元年改門下省為黃門省侍中為監謁告請休告
○四年姚崇罷歸齊幹紫微舍人知音智推音退平聲
宋璟為黃門監璟為相務擇人百官各得其職好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璟與姚崇相繼為政崇善應變璟善守文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嗟世賢相前称房杜後称姚宋佗莫得比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姚崇監丰書趙誨為崇所親信受賂事覺鞫問當死崇復營救上不悅會曲赦京城救時標晦各杖一百流嶺南崇由之憂懼請避相位薦璟
○八年宋璟罷思錢雜以鈔鐵而盜鑄者怨嗟而罷
○九年宇文融言天下戶口逃移巧

標註十八史畧讀本卷之五

唐玄宗

二十五

籍外羨由逃戶命
御史分行括實
惟皇甫憬揚璿以
為籍外取稅百姓
困弊得不償失而
二人皆坐在迂州
縣多張虛數以正
田為羨編戶為客
歲終籍錢數百萬
籍其名似是而實
失民心網鑿註客
謂避役逃戶非土
著也見存籍內者
為正田籍外括出
者為羨田
○韓休峭直
再補綱鑿注峭峻
岷也綱自休守正
不阿萬漸惡之
○天下肥
再補綱自蕭嵩韓
休罷

偽甚眾請加檢括同平章事源乾曜贊成之以融為
勸農使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競為刻急州
縣羨風勞擾百姓苦之○同三品張說建議召募壯
士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
分始此檢括檢括括結使各附籍土著當差同平章
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平章事之名始此勸農
使官掌覈田同三品太宗時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
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同三品之名始此
更音庚下同上下並上聲分次更晉上謂宿衛下謂
歸○十三年更命長從宿衛為彊騎也音霍彊張弩
說請募兵宿衛更號彊騎○二十一年韓休同平章事休為人峭
直上或宴遊小過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
已至左右曰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上歎曰吾雖瘠

又婦女盛惑古今
一徵識者於此痛
鞭策憲嗜玄宗起
兵討韋氏其源何
在已討之而身蹈
其轍謂之何耶
○本林甫深結宦
官妃嬪
再補天下之禍胎
於所忽所忽最當
如護宮中婦女所
居柔佞易制然人
主常受之制反治
為亂何乎故曰放
鄭聲遠佞人吉人
未嘗忽之也
又綱鑿注奚之先
本東胡宇文之別
種後為契丹所併
以奚王末帳所居
建城故曰奚契丹
平盧唐之軍便蒙

天下肥矣休罷張九齡繼之峭直通鑿注峭狹也休
罷○二十二年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林甫
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武惠妃寵傾後
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生壽王瑁太子
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為內助伺上動靜無不
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殺數狡猾術數稱本聲
帝中說以王終說以霸期於必售而後已此世之君
子所以賤其技術用數也雖然鞅之術數不過雜陳
其說秦孝公自擇而用之非有大姦大狡之計以取
心於其君也若林甫可謂大姦大狡者矣觀其深結
宦官妃嬪伺上動靜無不知者由是每奏稱旨以至
為相此則商鞅之所不為也而林甫為之益可賤也
已○二十四年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執敗軍將安祿
山送京師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
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減奚契丹耶奈何殺祿
山守珪亦惜其驍更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

唐書卷之五

二十六

批判也。祿山有反相。再補至祿山事。君為我心服者亦有焉。玄宗引古証之。然其後玄宗何為。盛惑不反。遂終而。孫史云。祿山狡黠。善揣人情。玄宗為其所揣。不自悟。悲夫。綱鑑注。率。蘇骨。反。又胡曰。禍福各有定數。若由人。今置毒於前。食則死。不食則生。生死係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為近矣。故聖人必脩不事。其於天命曰。我不敢知。使明皇外任賢相。內無

齡批曰。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勇。赦之。九齡力爭曰。祿山有反相。不誅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秉甫。晉王衍字也。石勒。上党。匈奴人。行見之。識其有反相。將收之。勒已去矣。後趙構禍。襄國僭。識石勒。枉害忠良。竟不誅祿山。本營州雜胡。雜胡謂胡人之雜也。初名阿摩山。母再適安氏。故冒其姓。部落破散。逃來狡黠。為守珪所愛。又有史寧于者。與祿山同里閭。亦驍勇。守珪遣入奏事。上賜名思明。節度使官掌脩邊。撫綏夷狄。太宗詔孫無或。黜免。安祿山。案通鑑。守珪使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爭諍同相。去聲。王夷甫。識石勒。見晉懷帝下。胡曰。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幾。罪明。皇不能案法。行辟。而以王夷甫。識石勒。為言。是

盛惑。雖祿山。為。亂。祿山。敗軍。云々。按。玄宗。拒之。以下。胡氏。引。蘇論。也。此。注。全。脫。蘇論。而。以。為。胡氏。斷。論。加。圈。為。蘇論。誤。矣。○千秋節。再補。便。蒙。獻。宰。鏡。者。蓋。唐。時。俗。好。尚。古。鏡。故。群。臣。各。自。獻。其。所。寶。之。鏡。以。表。帝。德。神。明。能。避。妖。邪。能。除。疾。病。永。昌。堅。固。如。此。寶。鏡。矣。○李林甫專政。再補。唐。書。自。是。而。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立。忠。王。為。太子。再補。傾。巧。傾。側。機。

謂。保。養。姦。邪。悞。違。忠。諫。安。得。為。威。德。邪。營。州。屬。遼。西。阿。摩。山。突。厥。所。謂。闐。戰。神。者。摩。呂。角。切。新。日。書。阿。皆。作。軋。祿。山。本。姓。康。母。阿。史。德。為。現。居。突。厥。中。禱。子。軋。摩。山。及。生。有。光。照。旁。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探。廬。帳。欲。盡。殺。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摩。山。黠。音。轄。慧。也。為。守。珪。之。為。去。聲。率。音。損。入。聲。閉。音。○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九。齡。述。前。世。興。廢。為。千。秋。金。鑑。錄。五。卷。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上。之。千。秋。節。文。宗。生。日。○通。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鑒。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丞。相。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上。上。聲。○九齡罷李林甫兼中書令。上在位久。漸肆奢欲。林甫遂得專政。通鑑。初。上。欲。以。林。甫。為。相。問。於。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忍。異。力。爭。上。不。悅。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至。是。以。所。善。嚴。徒。之。為。罪。人。請。屬。上。以。九。齡。為。○二十六年。阿。黨。罷。政。事。詳。見。本。宗。開。元。二。十。四。年。○二十六

巧也綱鑑分注又
賂采訪使張利貞
利貞益稱之
○以安祿山為節
度使

再補通鑑天寶之
後邊將奏益兵寔
多每歲用衣千二
十萬匹糧一百九
十萬斛公私勞費
民始困苦矣

○以楊太真為貴
妃
再補通鑑初武惠
妃薨上悼念不已
後宮數千無當意
或言壽王妃楊氏
之美絕世無雙上
見而悅之乃令妃
自以其意乞為壽
官彌太真更為壽
王娶郎將韋昭訓

女替內太真宮中
太真肌態豐艷曉
音律性警穎善兼
迎上意不期歲寵
遇如惠妃宮中号
曰娘子凡儀体皆
如皇后
○祿山請為貴妃
兒

再補祿山胡人故
曰此胡
又通鑑祿山体充
肥腹垂過膝嘗自
称重三百斤外若
癡直內實狡黠在
上前應對敏給雜
以飯諸

○貴妃洗祿兒
再補通鑑自是祿
山出入宮掖不禁
或與貴妃對食或
通宵不出

年立忠主為太子忠王玄宗第三子 ○二十九年以安祿山
為營州都督祿山傾巧善事人上左右至平盧皆厚
賂歸譽之上益以為賢平盧城在漁陽一說盧當作
廣漁陽縣有平虜渠即其地

未詳 ○天寶元年以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二年祿
山入朝 ○三年改年曰載 ○以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時河北黜陟使席建侯稱祿山公真李林甫裴寬皆
順旨譽其美二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
汾州号為 ○四載以楊太真為貴妃故蜀州司戶玄

琰女也為上子壽王妃十年矣上見其美令自以其
意乞為女官且為壽王別娶而後納之遂專寵蜀州
屬四

川今崇慶州司戶官掌佐部壽
王名瑁令平聲且為之為去聲 ○六載以祿山兼御
史大夫祿山請為楊貴妃兒九載賜祿山爵東平郡

王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祿山入朝楊釗兄弟姊妹
皆往戲水迎之釗貴妃之從祖兄也得出入禁中先

是判度支屢奏帑藏充叔上帥群臣觀之由是視金
帛如糞土賞賜無限賜釗名國忠慶音杵戲音義從
祖兄同曾祖之兄

徙去聲度音堂入聲帑藏金帛舍帑
湯上聲藏音壯叔音及滿也帥音率 ○十載為安祿
山起第窮極華麗上日遣諸楊與之游祿山体肥大

上嘗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對曰有赤心耳祿
山入禁中先拜貴妃上問其故曰胡人先母而後父

祿山生日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貴妃以錦綉為大
襪祿使宮人以綵輿昇之上聞歡笑問故左右以貴

妃洗祿兒對上賜妃浴兒金銀錢盡歡而罷自是出

票主十八史學讀本卷之五

唐玄宗

又通鑑祿山自以
曩時不拜太子見
上春秋高頗內悞
又見武備隨地有
輕中國之志
又綱目既歸范陽
劉駱谷每自長安
來必問十郎何言
云々即反手據床
曰噫嘻我死矣
又迎合上意逆知
其情而逢迎以合
之
再補唐舊儀每日
以飛龍廐馬八匹
分為左右列立於
宮門外号南衙立
杖馬
又通鑑祿山以林
甫狡滑踰已故畏
服之及楊國忠為
相祿山視之蔑如

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于外上亦不疑又以
祿山兼河東節度使李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
先言之祿山警服每見盛冬必汗謂林甫為十郎既
歸范陽其下自長安歸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
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點檢即曰噫嘻我死矣為安
去聲予與同昇音余對舉語安之語去聲下同好如
字我死矣因林甫須好點檢之語而慮得罪以死
○十一載李林甫卒林甫媚事上左右迎合上意以
固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嘗語諸御史曰不見立仗
馬乎一鳴輒斥去妬賢嫉能排抑勝已性陰險人為
口有蜜腹有劍每夜獨坐偃月堂有所深思明日必
有誅殺屢起大獄自太子以下皆畏之在相位十九

也由是有隙國忠
屢言祿山有反狀
上不聽
又通鑑祿山使副
將何千年入奏請
以蕃將二十二人
代漢將
又通鑑祿山專制
三道隴蕃異志殆
將十年以上待之
厚欲俟上晏駕然
後作亂會楊國忠
屢言祿山且反數
以事激之欲其速
反以取信於上祿
山由是決意遽反
○祿山反陷東京
顏真卿起兵討
賊
再補按玄宗至是
可謂惑矣養成姦
猾過寵取侮自為

年養成天下之乱而上不悟然祿山畏林甫術數故
終其世未敢反是歲國忠為相言祿山必反且曰試
召必不來五仗馬列馬以○十二載祿山聞召即至
上由是不信國忠之言加祿山左僕射而歸○十四
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上猶不疑表請獻馬三千
匹每匹二人執轡二十二將部送河南上始疑之遣
使止其獻祿山踞床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
京師使還亦無表是冬祿山遂反發所部兵及奚契
丹凡十五萬發范陽引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時
兼平久百姓不識兵華州縣皆望風瓦解進陷東京
蕃將胡人為將漢將漢人為將輕音控馬勒奚匈奴
別種契丹東胡種元魏時自号契音乞瓦解解音佳

票主十八史書讀本卷之五 唐玄宗

耳將誰咎乎乃云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宜自咎誅鋤禍胎以慰天下之心可也猶何暇咎人耶

又便蒙何狀猶言何如人

○論真卿首唱忠義

再補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論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諸郡共推真卿為盟主軍事皆稟焉

○顏泉卿起兵討賊

○祿山僭号称大燕皇帝

再補泉卿使子泉明獻李欽湊首及

何千年高邀于京師張通幽教兼業留泉明更表自以為功別遣使獻之

又便蒙按高當作高音寡慘刻之刑也注至當作置

○張巡起兵討賊

再補通鑑時子儀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至恒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

○賊入關上出奔

再補摩下蕃將火校歸仁等翰奏祿山必羸師誘我若往正隨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

上聲言自解散也東京洛陽○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真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庫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聞道奏之

上始聞河北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真卿奏至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何狀乃能如此平原郡屬山東今德州二十四郡河北一道領

齊七十餘城皆為燕有初未聞忠臣義士有發憤之氣也及王燭絕腕而死義不北面於燕然後齊士靡然從之七十餘城復為齊有蓋天下之人豈無忠義之心苟其艱難之際有一為唱則聞風之人孰不從之者在天寶末祿山煽亂河北二十四郡莫不失守及真卿首唱忠義而諸郡由是多應然則唐室中興雖郭子儀李光弼之功而其實則真卿為之唱也

○常山太守顏泉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泉卿真○十五載安祿山僭號

稱大燕皇帝○賊將史思明陷常山執顏泉卿送洛陽時泉卿起兵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泉卿告急于王承業承業欲當其功利

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泉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執泉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其反已泉卿曰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

○祿山僭號

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而高之叱死罵不絕口數其反已祿山有我奏汝為判官起至太守之語已音紀為去聲膝音駮腥也高音寡剔肉至其骨也此

○真源令張巡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於雍北討賊真源邑屬譙○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北

節度使李光弼與賊將史思明戰大破之首復河北數郡副元帥哥舒翰與賊戰大敗麾下執翰降賊賊

遂入關上出奔次于馬嵬將士飢疲皆憤怒殺楊國忠等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誣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

忠等

官軍捷險利在堅守要在成功何必務速國忠疑翰謀已言于上謂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又南湖曰所謂幸蜀者舊史之文也曰幸則昏淫之君無以為播遷之警矣故綱目改書之曰帝出奔蜀夫以天子之貴而為匹夫之奔則凡人主自見者視之可不寒心乎

○父老請留再補又宜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是馬嵬之命也

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上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于佛堂縊殺之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更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建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廣平王俶亦勸及逼上縊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云云

殺貴妃然後發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慰撫之父老擁太子馬不復得行使皇孫俶白上上曰天也使喻太子曰汝勉之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

○宜旨欲傳位再補時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勸就朔方名族裴冕眾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里至彭城

○太子尊上為上皇

再補祿山既入長安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室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兵之患

又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上皇遺冊室如

力且宜旨欲傳位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迎入靈武請遵馬嵬之命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請不許裴冕杜鴻漸等言曰將士皆聞中入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社稷計 為 棧五上棧表識書也於書中有所表記之也 乃許尊上為上皇天帝上在位四十五年改元者三曰先天開元天寶太子立是為肅宗皇帝復音伏哥舒復姓摩下蕃咸陽西嵬五反切俶音充入聲留後官名猶留守也靈武郡名即靈州馬嵬之命謂宜旨欲傳位之命五上之上

肅宗皇帝初名璵改名亨自忠王為太子二十年而遇祿山之乱至是即位京兆李泌自幼以才敏聞上在東宮嘗與泌為布衣交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事

票主十八史畧讀本卷之五

唐肅宗

靈武

再補綱鑑注天子

即位上王冊室

徵兵於回紇

再補綱鑑注車戰

以牛車二千乘馬

步夾之

安慶緒殺祿山

再補通鑑嚴壯與

慶緒謀夜遣闞堅

李緒兒執刀直入

帳中斫祿山腹腸

流血數斗遂死

回紇兵至

再補時上勞饗諸

將遣攻長安謂郭

子儀曰事之濟否

在此行也對曰此

行不捷臣必死之

再補大軍入西京

再補與賊戰于長

安城西自午至酉

無大小與之謀上皇至成都遣冊寶靈武使者至蜀

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乃命章見素如靈武璵音余泌

房瑄奉傳國寶王冊諸靈武傳位如靈武音秘又音

必見音現冊室遣使徵兵於回紇招討節度使

房瑄與賊戰于陳濤邪瑄用車戰大敗陳濤邪地在

○至德二載安慶緒殺祿山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昏

至是不復見物又病疽躁暴欲以嬖妾子代慶緒為

嗣慶緒使人弑之而自立祿山僭號僅一年餘慶緒

子慶恩嬖妾○上至鳳翔回紇遣子葉護將精兵四千人

至天下兵馬都元帥廣平王俶副元帥郭子儀將朔

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發鳳翔至長安擊賊賊大

潰大軍入西京俶留鎮撫三日引軍東出至洛陽與

回紇夾擊賊大敗遂復東京安慶緒走保鄴鳳翔府

即扶風郡葉音攝廣平郡屬河東今賊將尹子奇

陷睢陽時安慶緒使子奇寇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

晝夜苦戰凡十六日擒賊將殺士卒衆逼城巡督將士

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

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脩戰具張巡許遠死之

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

巡先守雍州移軍寧陵屢破賊既而入睢陽與遠共

守屢却賊食盡或欲棄城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

障若棄之賊必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救

食茶紙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殺愛

妾以食士四萬人僅餘四百終無叛者賊登城將士

困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

斬首萬級賊遂

大潰明日賊將吳

守忠皆已遁矣

○賊陷睢陽

再補綱目張巡乃

令南霁雲犯圍而

出告急於臨淮時

賀蘭進明在臨淮

擁兵不救進明愛

霁雲勇壯具食延

之霁雲泣曰睢陽

之人不食月餘矣

霁雲雖欲獨食且

不下咽因齧落一

指以示進明座中

遠霄雲... 雖陽至今... 祠享... 節雖明... 加追贈... 巡子去疾... 議兵李朝... 復不及... 論之詳

○上皇還西京... 再補按元年之役... 以宦官魚朝恩... 制之二年之敗... 再補彌自時... 恩悉子儀... 短之於上... 李光弼... 再補是時... 士輝光弼... 李輔國... 上皇

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被執南霽雲
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寧陵郡屬歸德茶紙之食
音嗣厲烈也猛也南霽雲雷萬春皆巡將○林曰事
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舜之完廩捐階而無
怨斯可謂能竭其力張巡守睢陽至○上皇發蜀郡
於殺妾以食士斯可謂能致其身

還西京○乾元元年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
元年是歲復改載為年九節度朔方郭子儀淮西魯
靈興平李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崇李
廣深河南崔光遠河東○二年史思明引兵救慶緒
九節度之兵潰于鄴思明殺慶緒還范陽僭號仍稱
皇帝○李光弼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光
弼號令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旗幟精明皆
變與史思明戰屢敗之明通鑿作○上元元年大僕

於西內
再補綱鑑注天子
官禁曰內

又通鑑輔國與張
右謀矯詔迎上皇
如西內高力士流
平州陳玄禮執致
仕

○上皇辟穀成疾
再補通鑑後上稍
悟欲誅輔國畏其
握兵竟不能決
○史朝義殺思明
再補通鑑思明猜
忍好殺人不自保
其部將駱悅縊殺

又綱鑑分註朝義
思明之長子也無
寵愛少子朝清常
欲殺朝儀而立之
○李光弼鎮臨淮

卿李輔國遷上皇於西內唐以大明宮為東內大極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多御樓父老過者往

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賜以酒食又嘗召將
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輔國言上皇居興慶日與外
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上數啓上遷之不

許乘上不豫率衆劫遷輔國矯命將射士五百騎上
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寢以成疾西內西苑內
臨曰御食音嗣又音刈上樓之上上聲數○二年史

朝義殺史思明思明愛少子而惡朝義因其敗軍欲
斬之朝義使人射殺思明而自立朝義思明少子
音石○劉曰夫祿山思明狡黠有餘兵叛而僭稱坐
席未暖而又及于腹矢及于臂縊及于頸天之報施

再補按通鑑子儀至軍士元振自以為功子儀皆殺之幸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又通鑑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又綱目張后欲殺輔國太子內射生使程元辰與輔國謀遷張后於別殿使者逼后下殿官官人驚散明日上崩輔國等殺后并越主係及亮王備

亦明矣連其不可違其而亂臣賊子肩相摩足相躡也夫豈不鑒往轍乎 ○李光弼為太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八道行營即前九節度而光弼代子儀兼朔方節度故云八道行營臨淮郡屬淮西今泗州 ○寶應元年郭子儀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復入朔方興平屬陝西今興平縣定國即馮翊郡副元帥屬上二十十字為一句 ○上皇崩於西內傳位後七年也壽七十八 ○上寢疾聞上皇登遐轉劇遂崩在位七年改元者四曰至德乾元上元寶應初張皇后與李輔國相表裡專權用事晚更有隙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恐震驚上體不可輔國聞其謀上崩殺后而後引太子立之是為代宗皇帝登遐天子崩曰登遐更音庚

○誅李輔國再補通鑑先是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可汗可汗請與懷恩相見上令往見之懷恩為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又因襲而授之節度使 ○諸鎮自為黨援再補袁氏曰董卓誅而賈詡効賊黨李惟郭汜張濟於關東西所在復收兵攻長安漢之亂遂不可支史朝義敗而僕固懷恩因請投降將薛嵩等於河北分為木鎮 ○吐蕃入寇

代宗皇帝初名倓封廣平王為元帥定兩京封楚王改王為太子改名豫至是即位誅李輔國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率諸將及回紇援兵討史朝義大敗之賊將李懷仙斬朝義以降以賊將張志忠鎮成德軍賜姓名李寶臣薛嵩鎮相衛邢洛貝磁等州田美嗣鎮魏博德滄瀛等州李懷仙鎮盧龍朝廷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諸鎮自為黨援河朔敢抗朝命始此兩京長安洛陽雍去聲敗音拜成德軍常山為成德軍節度鎮恒趙深定易等州相衛邢洛貝磁六州屬河東衛今衛輝府邢音形今順德府洛音名今成州貝布蓋切今思州磁音茲魏屬河東即魏郡博屬山東今博興德屬山東滄屬河東瀛屬河東即河間盧龍今博興德龍節度鎮幽涿營莫平薊為檀等州冀希也望也朔北也諸鎮通鑿注自安史之亂肅宗幸長安分河北

再補通鑑吐蕃入長安劉宗長安中蕭然一空子儀至商州行收兵合四千入泣論將士以共雪國耻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又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全緒畫則擊鼓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百姓又給之

入寇時吐蕃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及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開奏請益兵元振過之竟不召見吐蕃使判官王延昌入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二年流宦者程元振初附李輔國輔國死元振專權自恣尤甚忌諸將有大功者欲害之吐蕃入元振掩蔽不以時奏致上狼狽中外切齒至是流秦州秦州在西南夷○臨淮王李光弼卒上之幸陝光弼不至光弼既有大功元振等嫉之深構譏間光弼聞不至上撫之加厚素與子儀齊名及在除州擁兵

嫌隙無慰之益厚○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再補便蒙二虜聞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又事在永泰元年通鑑時懷恩誘甲統吐蕃等數十萬眾俱入寇又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又通鑑藥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

不朝麾下諸大將不復尊畏光弼愧恨成疾而死○永泰元年平盧將李懷玉逐節度使侯希逸而自知留後詔因而授之賜名正己自知自掌其鎮之事詔因而授之因使懷玉為平盧節度使後凡領詔因以領鎮因授之皆倣此○叛將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召郭子儀屯涇陽懷恩道死二虜爭長不睦子儀遣人說回紇欲共擊吐蕃先是懷恩欺回紇謂子儀已死使至回紇不信曰郭公在可得見乎使還報子儀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藥葛羅執弓矢立陣前子儀免胄釋甲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手與之語取酒相與誓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諸軍與回紇共

標注十八史綱讀本卷之五

哉元振殆將以唐
室子儀遂能造唐
室然小人與君子
常相消長動輒小
人勝至其甚則肆
然殺戮天下莫能
禁之故夫天下者
自失也亦誰咎耶
幽州將殺李懷
仙
○誅宦者魚朝恩
再補通鑑初肅宗
以內侍魚朝恩領
神策軍使悉以其
軍歸禁中然尚未
得與北軍齒至是
魚朝恩以神策軍
從上屯死中其勢
浸盛分為左右兩
居北軍之右兵
又綱自元載為
方略擒而殺之

追大破之僕固懷恩名初為朔方節度使曾
樹四帥帥外交而復東京平河北持功驕遂內
蕃長音張上聲下同遣人牙將李光瓚使去聲下同
呼去聲令公子儀時為中書令故號曰令公藥葛羅
回紇帥音宙兜整通整子儀讓曰汝回紇有大
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棄前功結怨仇
背恩德助叛臣何其愚也今吾挺身聽汝殺我藥葛
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指館天下
無主是以敢來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
盡力以謝過遂與師
○三年幽州將朱希彩殺李懷
仙詔因以希彩領鎮幽州即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所鎮
○木曆五年
誅宦者魚朝恩朝恩在肅宗時嘗為觀軍容使軍容
之名始此九節度相州之敗其時也至廣德初為天
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總禁兵勢傾朝野木曆初
判國子監外座講席覆餗以譏宰相王璿怒元載怡

以屍還其家賜錢
以葬按唐於奸常
怒於忠常刻其欲
振而可得耶
○盧龍將殺朱希
彩
再補綱自甲寅九
年九月盧龍節度
使朱泚入朝泚至
蔚州有疾諸將請
還泚曰死則與屍
而前至京師宴犒
其盛泚請留關下
以弟滔知留後
○楊綰清儉
再補通鑑制下之
日朝野相賀嗚呼
賢相為世所重且
愛如此哉賢者愛
之不肖者重之揚
綰清儉之素取之
也人主觀衆心之

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朝政有不預者
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懌載乘間
奏其專恣不軌遂誅之朝音朝相州之敗事在肅宗
音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鼎實也謂居大臣之位
當天下之任而用非其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
羞愧也載如
○七年盧龍將殺朱希彩而以朱泚領
鎮詔因授之將孔目官李懷○九年朱泚以弟滔領
鎮而入朝九案通鑑○十二年有告元載圖不軌者
案問賜死籍其家胡椒至八百斛他物稱是胡椒味
狀如鼠李生西域及南海諸國
可入藥斛十斗曰斛稱去聲○以楊綰常衮同平
章事綰素清儉制下郭子儀方宴減坐中聲樂五分
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其盛駒從謂車馬及隸卒也
又養馬人名曰駒甚盛

嚮背木抵亦可以
無過矣庸主常偏
聽不聰使奸黨逞
志晏然曰天下已
治矣可乎
又通鑿遣中使邵
光超賜希旌節
又史云足為中材
之主然藩鎮陸梁
上陵下替養成亂
階唐之紀綱大壞
不可復振肅代之
為也
○常衮以欺罔敗
再補按常衮賢惠
同帶崔祐甫終不
得其適繁簡互失
○崔祐甫除官多
親故
再補英主奇遇猶
恐不終况中主得
凡人而任之開卷

言其衆 即日省之止存千騎縮相三月而卒上痛悼
之曰天乎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墳音
聲從去聲省音生上聲○范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
草也楊綰以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人
君正已以先海內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而
天下自治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
不正一正君而國
○十四年田美嗣率姪悅代之○
准西將李希烈逐節度使詔因以鎮授希烈節度使
○上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三曰廣德永泰太曆崩太
子立是為德宗皇帝廣德即位
德宗皇帝名适自雍王為太子至是即位○常衮以
欺罔敗崔祐甫同平章事祐甫欲收時望未二百日
除官八百人上曰人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

將見其不足共有
為
○論用人無親疎
新故之殊
再補按崔所謂詳
慎云者身親察之
之謂夫以吾耳目
察之狹亦甚矣
又通鑑祐甫請遣
使慰勞淄青將士
因以正已所獻錢
賜之使將士人々
戴之恩又諸道聞
之知朝廷不重貨
財上悅從之
又通鑿下相於崔
祐甫祐甫薦炎器
業上亦素聞其名
故自遷謫中用之
○作兩稅法
再補網監注版籍
所以書戶口輿地

臣為陛下擇人不敢不慎非親非故何以諳其才行
而用之○案是時郭子儀朱泚皆雖以軍功為相不
舍人崔祐甫為河南少尹既敗二人表言其非罪上
問卿嚮言可敗今言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遂敗
哀為朝州刺史為去聲下同語音庵曉也行去聲○
司馬溫公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
為察其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
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矣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
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
○淄青李正已畏上威名
表獻錢三十萬緡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
以賜之正已慚服天下以為太平庶幾可望淄州屬
川郡青九州之一今屬
山東即北海郡勞去聲○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
祐甫薦楊炎自司馬除為同平章事既而祐甫病不
視事不次不以品次但以行實司馬官掌佐○建中

也。又馬端臨曰：隨田之在民者，稅而不復，則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者，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為國者，莫不遵其法。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官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又致堂曰：殺木臣者，當有實罪。度準言劉晏與朱泚書，書必可驗也。召兵拒命，兵必可覈也。

元年始作兩稅法。唐初賦歛之法，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寔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不勝困弊，率皆逃徙。至是，楊炎建議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兩稅夏稅秋稅至德薄見切常準則也例也勝音外所用官吏俸給上供朝廷供貢主客元居為主寄居為客見音現差楚宜切等也。在所云々謂故所賣去處納稅如賦數也。○崔祐甫卒。○殺忠州刺史劉晏。晏善治財計，自肅宗代

盡遣公正御史往忠州鞠治，如其不妄，晏死何裨。一聞諛不復考，按乃命使密殺之，非政刑矣。按源不澄而流清，未之有也。觀為忠州，以炎不悅，貶耳。若德宗此時而曹然不知其忠，尚望當日能察之耶。

宗以來，領戶部度支鑄錢塩鉄轉運等事，以同平章事充使，通漕運，幹塩利，制百貨之低昂，軍國之用賴以充足。然久典利權，衆頗疾之。又與楊炎不相悅，竟貶忠州人希炎。旨告晏怨望，上遣人縊之。忠州屬川南治平聲度支官掌天下租賦物，增歲計所出，而支調之。度音堂，入聲。幹音腕，入聲。運也。人希炎，音荆。南節度使。庚準符合。楊○二年成德李寶臣卒。初寶臣與李正己相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死，寶臣力為悅，請繼襲。至是悅屢為惟嶽請，上不許。悅乃與正己遣使詣惟嶽，謀勒兵。子惟嶽自領軍務，後王武俊斬而代之。○楊炎盧杞同平章事，炎未幾罷。杞藍面鬼色，有口辯，上悅之。幾如字。藍面藍漆草色青。○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子儀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三十年，功蓋天

標註一八

唐書

因賜此號忠武謚也又作殆三十年奮自朔方而討賊至是二十六年又云新唐書通鑑并作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唐有考功之法

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嘗遣使至魏博甲兼嗣西望拜之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校中書令凡二十四考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塔皆顯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額之而已年八十三而終尚父德宗即位之初詔尊郭子儀為尚父為公之乾元元年拜中書令至是凡二十四考七塔姓名皆未詳額當作額五感切頭也八十三通鑑三作五

兵反書法云河北之再禍自此始矣又文獻通考屋二架為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

○平廬李正己卒子納自領鎮朱滔甲悅王武俊李納先後皆反○三年四人皆自稱王朱滔稱冀王甲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仍唐年號如昔諸侯奉周正朔有不約衆共伐之滔為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群下上書曰牋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為府置留守兼元帥又置東西曹視門下中書省左右內史視侍中中書令餘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李希烈反

審何以備之
○朱此僭号大秦
再補通鑑上至咸
陽思素道茂之言
乃幸奉天
○上奔奉天
○李懷光赴難破

再補綱目衆以為
懷光復三日不至
則城不守矣通鑑
杞聞而懼言於上
曰懷光勲業社稷
是賴賊徒破膽皆
無守意若使之乘
勝取長安則一舉
可以滅賊此破竹
之勢也上然之
又通鑑赦下四方
人心大悅後李抱
真言山東宣布赦
書士卒皆感泣臣

師。搗師惟糲食菜餒餒餅餒也。糲。粟米為之。衆怒作亂入城上
出奔乱兵奉太尉朱泚為主司農卿段秀實謀誅之
不克泚召衆議称帝秀實唾其面大罵以笏擊泚額
血濺地泚殺之遂僭號大秦皇帝先是有術士桑道
茂言數年後有離宮之厄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
城以備非常上從之至是遂奔奉天泚犯奉天李晟
率兵赴援渾瑊擊泚破之奉天圍解李懷光赴難亦
破泚兵至奉天欲入白盧杞之姦杞隔之不得入見
而行上表暴杞惡衆論亦喧騰咎杞上不得已遠貶
之襄城縣屬汝州涇州屬陝西即安定郡原州屬鞏昌今鎮原州搗音靠去聲餉也糲音關入聲麩粉食音嗣奉天郡屬陝西今乾州晟音盛援音浣渾音魂姓也瑊音絨見音現上表之上上聲遠貶貶為新

知賊不足平也
○王武俊等上表謝罪

再補通鑑惟希烈
自恃兵強財富遂
即皇帝位
又便蒙瓊林太盈
禁內二庫名也德
宗於行宮廡下私
藏貢物榜之曰瓊
林太盈庫註為瓊
林之大盈庫失之
案瓊林太盈二庫
金帛盈溢是也
○上奔梁州
○李晟克復長安
再補綱目集覽古
者宗廟前制廟後
制寢至秦始出寢
於於基側故陵上
称寢殿有衣冠几
杖象生之具以薦

州司馬 ○興元元年大赦陸贄勸上陸贄言於上曰今
遷陸下其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
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
使書昭無所避忌庶令罪已以謝天下奉天所下書
反側之徒華心向化
詔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王武俊田悅李納
上表謝罪年王武俊等皆去王号 ○李希烈僭號太
楚皇帝 ○置瓊林太盈庫於行宮陸贄諫陸贄諫曰
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為匹夫
之藏以誘姦聚怨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
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如此則乱
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施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
貧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去其榜天盈庫以貯諸道貢
儲損小寶而固大宝也去其榜天盈庫以貯諸道貢
去上聲榜木
片題署曰榜 ○李懷光反上奔梁州反以赴援有功
反 ○魏博田緒殺田悅自領軍府姪悅 ○李晟克復

嚴郭後裴前一人

○車駕還長安

○顏真卿為李希

烈所殺

再補便蒙建中四

年李希烈反盧杞

欲害顏真卿建議

請曰真卿四方所

信若遣往詢可不

勞師而定詔可此

為盧杞所陷按讀

史每有此嘆悲夫

○馬燧平河中李

懷光縊死

再補綱目燧自辭

行至河中平凡二

十七日

又綱目初李晟成

成都取其管效以

還西川節度使張

延賞怒追而返之

嚴遂與延賞有隙

便蒙言和便欲反

其謀也又云劫盟

當其將盟也欲伏

兵而執渾瑊

○吐蕃劫盟

長安朱泚走其將斬之以降晟露布至行在曰臣已
 肅清宮禁祇謁寢園寢謂陵寢也鐘簾不移簾鐘鼓
獸為廟貌如故上覽之泣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
 為朕也復音伏將梁爽芬露布直書克復之事於帛
建於漆竿露布不封以示中外為去聲下並
 同 ○車駕還長安 ○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先是真
 卿為盧杞所陷遣奉使希烈所人言失一元老為國
 家羞至賊中留之將二歲不屈竟為賊所縊音殺
 ○貞元元年盧杞量移將再入而卒量音良度也
司馬至是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
上果用為饒州刺史袁高不許遂以杞為澧州別駕
 而 ○幽州朱滔卒 ○馬燧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
 死河中府屬山西即河東郡 ○二年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以
 降吳少誠殺仙奇朝廷因以少誠領鎮 ○三年張延
 賞同平章事先是吐蕃尚結贊據塩夏州李晟嘗破
 其一堡渾瑊馬燧各舉兵臨之懼而請和卑辭厚禮
 求於馬燧燧信而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
 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便遣渾瑊與吐蕃盟於平涼
 吐蕃劫盟瑊走免吐蕃畏晟燧瑊曰去此三人則唐
 可圖也於是離間晟因燧以求盟欲執瑊以賣燧使
 併得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瑊而止塩州屬甘肅
數音朔去上聲賣燧託燧以 ○李泌同平章事上與
求盟而執瑊則燧必得罪
 泌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
 泌曰此乃所以為姦邪也倘覺之豈有建中之乱乎

陸贄貶忠州別駕

再補朱考亭曰史以宣公此賈誼誼才高似宜公宜公論諫本仁義諸練多學更純粹宜公奏議數卷論說事極纖悉便是經濟之學識

○陸贄貶忠州別駕再補朱考亭曰史以宣公此賈誼誼才高似宜公宜公論諫本仁義諸練多學更純粹宜公奏議數卷論說事極纖悉便是經濟之學識

為考下夕通鑿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

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催科催徵賦稅也考下下各功法此較優劣以

標正

唐韻

者謀之不用尚人戴焉而為君則幸矣
又綱目太子有疾綱目分註得瘖疾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自言讀書知治道

又死交與列頭之交義同端山巔也倪與泥同水滸也又按綱目叔文得愛幸在諫極言官市此詭譎之一端○王叔文用事再補追追召之也又胡氏曰十年不赦美政也而德宗之不赦褊心也孔子思似是非而非者謂此類也按事只

已故忠賢者則惡之忌之疎之出之跋扈者則畏之下之撫之綏之若疲將之悍馬若慈母之驕子若守門之大盜動靜欲思死生我不能自立焉是以其德不流其威不肅而天下玩侮之矣暴其氣而氣衰矣志不為主故宜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也惕然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市義理是憑豈有此患乎

順宗皇帝名誦方為太子時有善書者王伾善碁者王叔文俱出入娛侍因言某可相某可將幸異日用之密結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擘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交日與游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倪者德宗崩太子即位先是有風疾失音五閱月矣伾叔文等用事伾音五屢音杵端倪○追陸贄陽城赴京德宗之末十年

求是耳勿偏執

○貶王伾叔文

再補韋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推

令太子親監庶政

又上太子請秦

聞王叔文等過惡

○劉闢叛

再補通鑿關既得

旌節志益驕求兼

領三川上不許

○楊惠琳拒命

○高宗文擒劉闢

○李錡反

再補通鑿夏蜀既

平藩鎮揚息按錡

實無行意屢上表

稱疾請至歲暮入

朝元武衡議詔徵

之

○少陀來降

再補通鑿上欲革

無故群臣以微謹逐者不叙用至是始得量移未至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二人皆未聞追詔而卒

卒○上在位改元曰永貞僅八月自稱太上皇傳位

於太子是為憲宗章武皇帝

憲宗皇帝名純年二十八為太子監國尋即位貶王

伾王叔文伾病死叔文賜死其黨皆遠貶貶王叔文

渝州司馬韓泰撫州刺史韓擘饒州刺史柳宗元柳

州刺史劉禹錫連州刺史韋執誼崖州司馬陳諫台

州司馬餘州司馬餘○元和元年西川節度副使劉闢反同平章

事杜黃裳薦高宗文討之西川縣名○夏州留後楊

惠琳拒朝命詔討之為兵馬使所斬為去聲兵馬

高宗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二年鎮海節

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鎮海

執州

○

○

○

○

○

○

○

○

標註史記卷之五 唐昭宗

河北諸鎮世襲之弊按我有斷然之策則敵將來為我用豈獨憲宗是以輔相之當其任累々輩出如下文化其沉迷不反之後何啻天淵

又通鑿君有精鑿願悉為我言之增取筆疏云々称吉甫為得人

○李藩批救

再補真率之風令已矣若使之及澆季時則不為迂即拙矣唯其能容之故史帝亦抑勤矣由此觀之則安妥為鴉毒厚勞為藥石可見矣然世每

號為鎮海節度使音奇兵馬使○三年沙陀朱邪盡其下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等忠與其子執宜來降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每戰以為前鋒後疑其貳於回鶻欲遷之河外懼而歸唐置之靈州用以征討皆捷沙陀朱邪盡忠出西突厥後一說沙陀大磧也在金莎山南蒲類海之東鶻音龜入聲本作紇德宗時請改曰鶻鶻鷲鳥也取其鷲揚義○自杜黃裳以後相繼為相者武元衡李吉甫裴垪李藩李絳皆賢相垪嘗為李吉甫疏人才三十餘數月用盡翕然稱為得人垪器局峻整人々不敢干以私藩嘗為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則狀也何名批救垪薦之為相知無不言絳鯁直吉甫善逢迎絳每與爭論於上前上

厭勞就安及其敗而後悔之晚矣

○田興請吏奉貢

再補按通鑑此計皆出李絳蓋重賞過所望以欲慰士心四鄰勸慕岷強梗戾貌

○賜興名弘正

再補南湖曰田弘正者季安之同宗藩鎮之賢傑憲宗時賜此名所以褒其歸命為諸藩勸也弘正欲變山東兼襲舊風悉令子姓歸朝廷中興功臣之魁碩矣

○吳元濟侵掠京畿

再補通鑿是時諸軍討淮西久未有

多直絳時在朝如崔群白居易等皆讜々直元和之世朝廷清明以此批音忌疏去聲批之直於廣紙後紙書之連粘救後鯁音梗逢迎君意未萌而先意導之曰逢迎直絳以絳言為直易音異讜直也○七年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為節度使遣裴度宣慰賜錢百五十萬絳攜其軍六州百姓皆給復一年軍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諸鎮使者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强者果何益乎賜興名弘正奉貢初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其子懷諫幼弱軍政決於家僮衆皆忿怒推興為留後興度不免乃謂衆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衆曰諾六州魏博節度使所統州名未詳復音福鄆音韻州屬山東即薛郡偃○初彰義節度使吳少誠死弟少陽強不柔服也

自領軍府少陽隍養亡命少陽死子元濟自領軍府

功是月上遣裴度按是月即五月
又通鑑容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請密往刺之又云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鄂之心上曰若罷度官是好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又愬李晟之子謀襲蔡州遣馬少良將千餘騎巡邏
元濟外宅
再補胡三省曰凡大城謂之羅城小城謂之子城又有第三重城以衛節度使居室謂之牙城
又按通鑑十一年

縱兵侵掠及東畿詔發十六道兵討之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赦元濟不許裴度宣慰淮西行營還言淮西可決取上悉以兵事委同平章事武元衡師道素養刺客姦人客請密往刺元衡則佗相必爭勸天子罷兵矣元衡入朝賊暗射殺之又擊度傷首上怒討賊愈急以度同平章事上曰吾倚度一人足破賊命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督諸軍進討唐鄧節度使李愬先擒賊將丁士良吳秀琳李祐釋而用之用祐計雪夜七十里引兵入蔡州城擊我鴨池混軍聲鷄鳴入據元濟之外宅元濟登牙城拒戰已而就擒檻送京師斬之自叛及誅凡用兵二歲時

夏二月皇甫鎛始以衆歛得幸其時事可知矣賊未滅而奸佞已進未考亭所謂量之不宏者蓋其易溢易滿以使其終如始者鮮矣然其心已在未出軍之前未發耳

元和十二年也淮西已平上浸驕侈先是二歲已用鐵使程異進羨餘有寵並同平章事朝野駭愕元和之政非矣彰義淮西號彰義軍亡命逃亡之人也東博邵陽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宣武淮南宜歙浙西十二道所詳見韓文平淮西碑刺音次射音石唐鄧二州皆屬河南唐即豫州屬河南即汝南牙城古者軍行有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治為衙曰牙城者即衙城也度音堂入聲鏘音博羨餘賦外之餘物
 ○十四年迎鳳翔法門寺塔佛指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不及侍郎韓愈上表極諫乞以投之水火上大怒貶潮州刺史施音試上表之上案愈表其略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來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

又西山曰按後世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徼福由利益之報所謂以利心而為之者也故韓愈之諫歷陳古帝王

之時未有佛而壽考後之人主事佛而天促可謂深切而著明者矣

又注相是非下脫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主之二十三字

○斬李師道再補便蒙注田弘正當作李師道按綱自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故偶失考也

又按十三年以山人李泌能合長生藥詔必煉藥其功如是後人之龜鑒也

又綱整分註由是以來再失河朔迄

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及禍由此觀之不足信矣如其身在奉命來朝陛下不容接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夜一襲衛而出之不容感眾况其身死枯朽之骨豈宜入宮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實耻之

○通鑑曰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唯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其言多矯激大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禽獸異者寧可不知所自邪

○平盧將執斬李師道將節度使田弘正下

○裴度罷以直言為皇甫鏞之黨陰擠之詔度以平章事充河

○十五年上暴崩上服金丹多躁左右獲罪有死者人々自危宦者陳弘志弒逆其黨諱之但言藥發在位十六年改元者一曰元和太子立是為

于唐不能復取

又通鑑上游幸無常昵比群小

○李德裕獻丹宸六箴

再補宸以絳為質故曰丹宸

又通鑑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得且懼

又通鑑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內矯稱上旨以絳主樞權勾當軍國事知樞密王守澄以衛兵迎江王誦立之是為文宗進討賊黨盡斬

穆宗皇帝 元和即位二年改元

穆宗皇帝名恒即位改元曰長慶四年崩太子立是為敬宗皇帝

敬宗皇帝名湛即位荒淫驕倖用事 湛徒 **○李德裕獻丹宸六箴** 一曰宵衣 二曰正服 三曰罷獻 四曰納誨 五曰辨邪 六曰防微

虞於豈切戶牖間也亦曰黼衣其制如屏風見書傳宵衣以諷視朝稀晚正服以諷服制乖異罷獻以諷微求玩好納誨以諷海弄黨言辨邪以諷信任群小防微出諷幸

○上游戲無度性復褊急宦官動遭捶撻皆怨夜獵還宮酒酣為宦者劉克明所弒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寶曆江王立是為文宗皇帝 褊音邊上聲為去聲寶曆

即位二年改元

之悟為亂兵所害
 ○劉黃對策
 再補考官馮宿等
 不敢取畏中官也
 物論之物謂久也
 稱屈言為考官被
 枉屈也頗厚頑不
 知耻也便蒙回甲
 移也乞回所受官
 授黃以旌其直
 又通鑿又舉策論
 云陛下宜先憂者
 官闈將變社稷將
 危天下將傾海內
 將亂
 又通鑿注曹節侯
 覽二人皆漢桓帝
 宦者並專橫貪恣
 唐初太宗定制內
 侍省不置三品不
 任以事惟門閣守
 衛廷內掃除黃衣

文宗皇帝名涵穆宗子也為宦者王守澄所立後改
 名昂太和二年親策制舉人宦者益橫建置天子在
 其掌握權出人主之右無人敢言賢良方正劉黃對
 策極言之考官皆歎服而不敢取中第者裴休李邵
 杜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邵
 曰劉黃下第我輩登科能無顏厚上疏乞回所授官
 於黃不報穆宗子敬宗弟為去聲策試也制舉唐取
 貢皆外於有司而並選之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
 以待非常之才橫去聲劉黃對黃時應賢良方正之
 舉其策略曰陛下將杜纂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
 人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執近
 心之大政臣恐曹郎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復
 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黜狎之臣
 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則可以奉典謨

廩食而已
 又通鑿申錫引吏
 部侍郎王璠為京
 兆尹以容旨諭之
 璠泄其謀又云評
 告申錫謀立漳王
 ○上與李訓等謀
 誅宦官
 再補綱目初宋申
 錫獲罪宦官益橫
 上外雖包容內不
 能堪
 又綱目人但知訓
 注倚宦官作威福
 不知其與上有密
 謀也上之立也仇
 十良有功王守澄
 抑之由是有隙
 又通鑿人皆快守
 澄之受誅而疾訓
 注之陰狡於是元
 和之逆黨略盡矣

承不緒矣又曰臣非不知言矣而禍應計行而身戮
 蓋痛社稷之危哀生民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命
 之寵哉○范曰宦官脅制天子自宰相以下莫敢言
 黃布衣無一命之寵而懷忠發憤極言其禍可謂直
 矣公卿大臣豈不愧哉音墳中去聲物論○太和
 五年上與同平章事宋申錫謀誅宦官不克申錫貶
 死初文宗與申錫謀誅宦官而以京兆尹王璠泄其
 謀王守澄等知之令人誣告申錫謀廢立上信之
 遂貶申錫開州司馬竟卒於貶所○九年上與李訓鄭注等謀誅宦
 官不克注本宦者王守澄所引訓本名仲言又為注
 所引得見守澄守澄薦於上侷儻尚氣有文辭口辯
 多權數上悅之訓注揣知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意
 其可謀太事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已任訓
 既與注勢位俱盛頗忌注託以中外協勢出注鎮鳳

又通鑿與其黨謀
曰如此事成則注
有其功云々已而
并注去之
又李訓與韓約共
謀詐為甘露而自
言非真瑞者欲使
宦官盡往金吾覆
視因仗兵誅之也
又通鑑十良等命
禁兵出閣門討賊
殺金吾吏卒千餘
人諸司吏卒及民
酷敗在中者皆死
按是亦不善謀耳
○天下事決於北
司
再補通鑿每延英
議事十良等動引
訓注折宰相鄭覃
李右曰訓注誠為
亂首但不知訓注

翔進擢宦者仇士良以分王守澄之權訓同平章事
請除守澄遣中使鳩殺之注始與訓謀至鎮遣壯士
數百入護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送然後殺之無遺
類訓心以為如此則功專歸注乃謀先發令人奏金
吾廳事後石榴有甘露宰相帥百官拜賀後勸上往
觀上令宰相先往視訓陽言非真上顧仇士良帥諸
宦官往視士良等既至見風吹幕起執兵者無數驚
走告變訓呼金吾衛士等上殿僅擊死傷宦者十餘
人知事不濟而走士良等命神策兵殺金吾吏卒執
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興等誣以謀反腰斬之訓之謀
惟元興知之他相實不知也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

始因何人得進宦
者稍屈縉紳類之
又唐書及沒天下
莫不思其風烈贊
曰前史称度晚節
頗沈浮為自安計
是不然大雅曰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
度何誠云按上明
則并受其福上暗
則沉晦亦勢也
○裴度威望遠達
四夷
再補通鑿上怪度
無遺表問其家得
半藁以儲嗣未定
為憂言不及私度
身貌不踰中人而
威望遠達四夷
又責其尸位素餐
無佐治興化之心
便蒙本傳大平無

司宰相行文書而已李訓為人所殺傳首鄭注亦為
鳳翔監軍宦者所殺為注為人為鳳之為並去聲數
音胡已音紀中使李好古至鎮
鳳翔令去聲令人韓約石榴木名實可食帥音率下
音陽與伴同告變告有變生呼去聲上殿之上上聲
神策兵德宗時分左右羽林為神策兵涯音宜北司
宦官目北司李訓為人所殺案是時涯等既死訓奔
鳳翔為監軍宦者張仲青○開成三年司徒中書令晉
公裴度卒度自憲宗時罷相後無意世事治園池有
綠野堂子午橋等別墅之勝與詩人觴詠自娛穆宗
敬宗時皆嘗一入輔政至上之世亦嘗平章軍國重
事與時浮沉而已然四朝將相威望遠達四夷四夷
見唐使輒問度安否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
二十餘年司徒中書令官名晉公晉國公爵治平聲
別墅在東都四朝憲宗穆宗敬宗文宗

標註一八史要續本卷之五

唐武宗

四十九

象下有今四夷無
擾百姓安然上鮮
淫虐下忘怨讎雖
未及至理亦謂稍
康若別求太平非
臣等所及之語
又周赧主漢獻帝皆亡國之主
又按前二年太子永薨亦甚怪兵前一年立敬宗少子成美為皇太子仇士良魚弘志以其立不由已故矯詔廢之上崩太弟殺陳主成美皆人事之至變也致堂曰文宗有美質而無聖學故於始終大節懵々焉不然當疾病之日自力御殿引召宰執面命

○五年上崩上即位之初勵精求治去奢從儉中外翕然謂太平可冀然制於宦寺竟不能有為嘗問宰相何時太平牛僧孺答以太平無象僧孺欲誣當時為太平故答以太平亦無一定象也末年嘗問近臣朕何如周赧漢獻對者懼然上曰赧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殆不如也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二曰太和開成弟頴主立是為武宗皇帝去上聲寺音嗣釋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近臣學士周墀家奴謂宦者為大
和即位二年改元
武宗皇帝名瀍穆宗子也文宗嘗立敬宗子成美為太子臨崩欲以成美監國宦者以為立不由已廢之而立瀍為太弟遂殺成美而即位後改名炎以李德

太子臨見群臣仇
士良輩雖欲移易
亦安得而移易哉
按宗閱為相在文
宗大和三年牛僧
孺為相在其四年
李德裕鎮西川在
其十月五年九月
吐蕃將悉怛謀以
維州來降不受
又入兵之路入兵於西戎之要路
又年文莊曰維州悉怛謀之事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論者牛李二人已然是非也請就其未然而為之慮置焉夫德裕初得悉怛謀之通款即密以其事聞之朝廷且

裕同平章事德裕在穆宗初為學士以李宗閱者嘗對制策譏切其父吉甫恨之構貶宗閱自是各分朋黨更相排軋者垂四十年在文宗時德裕為侍郎裴度薦其可為相宗閱有宦官之助遂相惡德裕逼已而出之且引牛僧孺並相相與排擯德裕之黨尋以德裕鎮西川德裕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險易遠近皆若身歷練士卒葺堡障以備邊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維州本漢地入兵之路吐蕃得之號為無憂城德裕極以得此州為便牛僧孺以為不可納以城併叛將歸吐蕃誅之境上極慘酷牛李之怨自是愈

標註一八史要續本卷之五

唐武宗

五十一

置書宰執，俟報下而行之。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且又不起邊釁。
又南胡曰：魯人以許易祓，春秋譏之。曰：鄭伯使宛來歸柩，我入祓，蓋以許為魯之祖宗，故壞義不可弃也。先哲論牛李之議，是非不一，予謂：嚴言者，亂折謂聖曷不以春秋為準乎？維州亦唐之祖宗，故壞則李是而牛非也。的矣。

深僧孺尋罷，德裕入相，宗閔亦罷。宗閔再相，德裕又罷。二黨互相擠，援文宗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德裕連被貶黜。及上立，召德裕相。德裕言於上曰：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在人主辨之。上嘉納。德裕追論維州事，悉怛謀，加褒贈。官仇士良為立為不之為，並去聲。已音紀，下並同。吉甫憲宗元和三年，初試賢良方正，宗閔痛詆當路，指陳時政，無所避。吉甫時居相位，惡之，泣訴於帝。且言：翰林覆策，無所異同。久之，不調。遂與為定，構閔。穆宗慶長元年，錢徽典貢舉，宗閔時為中書舍人，而託所親於徽。德裕遂白納干巧，取主帝，乃取徽。江州刺史宗閔先得為相，出之。德裕出為鄭滑節度使，籌邊樓在成。丹州治南詔國，在南夷。如字訪問也。易音異。但音。丹入聲。維州屬四川，今威州。時僧孺居中用事，欲沮德裕功，故返維州及悉怛謀於吐蕃，尋罷通鑿，兩川監軍王賤言入知樞密，數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

又德裕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在文宗大和八年。又通鑿其子積，逼監軍奏請，命積為留後。上謀於宰相，按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何弘敬為魏博節度，見下文注。又二軍名鎮，謂成德節度魏，謂魏博節度亦見下文注。又便蒙子孫之謀者，謂不敢受朝命，自以土地傳子孫之謀也。輔車之勢，謂頰輔牙車相依之勢也。又都將亦稱都頭，猶言都校也。又胡三省曰：柳子列因其地，列植柳。

絕來降，非計也。文宗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安，表請罷相，從之。亦罷德裕。德裕既相，入謝。文宗曰：卿知朝廷有朋黨乎？曰：中朝半為黨人。文宗曰：眾以給事中楊震，卿為黨魁。德裕因請出為刺史。文宗然之。宗閔曰：德裕居外，知黨不如臣之議。震卿日見賓客於第，世号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質之曰：給事中非美官，而何宗閔且不得對。俄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又罷李訓、鄭注用事，疾德裕共營短之。復召宗閔，乃罷德裕。擠音躋，排也。援音院，去上。昭義節度聲下同。褒贈詔追贈，但謀右衛將軍。○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姪積自領軍府。德裕謂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累朝置之度外。澤潞近在心腹，若又因而授之，威令不復行於諸鎮矣。上問何以制之，曰：積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積無能為也。遣重臣諭鎮魏討之。詔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使存輔車之勢。鎮魏悚息。

樹而名
又便蒙詐言戰卒
甚殷以脅德裕光
明申或作明光申
唐六典明光申鍊
甲也

又通監上曰郭誼
宜何如處之德裕
曰劉禎驍孺子耳
阻兵拒命皆誼為
之謀主及勢孤力
屈又責誼以求賞
此而不誅何以懲
惡宜及諸軍在境
并誼等誅之上曰
朕意亦以為然
又綱自德裕辭上
曰恨無官賞卿耳
按綱自德裕改舊
弊雖令既簡將帥
得以設其謀略故
所向有功

○削初士良官爵
再補嘗讀史到此
慨然以為如此乎
小人之蠹邦也人
或有不欲成人之
善者亦居這一班
中者也
○毀佛寺僧尼勒
歸俗
再補通監初憲宗
納李錡妾生光王
怡云々大叔見百
官哀毀滿容
又便蒙韜藏也匿
隱也謂藏隱才能
而不出於言行之
宣宗外晦內明群
臣遊處未嘗發言
故文宗強誘其語
以為戲笑怡初封
光主故稱為光叔
此句當置為笑下

聽命二鎮兵與朝廷所遣行營將王宰石雄各進討
○河東都將楊弁作亂逐節度使遣中使馬元實曉
諭且覘之元實受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
節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
之德裕詰之曰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卒庫中
之甲盡送行營弁何能遽列卒十五里 耶應以皆募置者駁曰募置當用財李石
止以之縑故亂弁何由得之元實語塞 辭屈奏微
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出戍者
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被屠乃歸擒弁送京
師斬之未幾劉稹勢窮蹙潞人殺稹以降澤潞平加
德裕太尉衛國公貶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流李宗閔
於封州昭義節度澤潞号為昭義節度澤潞潞音路
二州皆屬山西路即上黨郡三鎮成德節度

王元達魏博節度何弘敬幽州節度張仲武累上聲
鎮魏州謂成德節度魏謂魏博節度勿為之為去聲
輔車輔車輔詩傳曰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逐節度
使姓名未詳令去聲幾如字潞人郭誼循州屬廣東
封州屬廣東文宗時劉從諫入朝僧孺宗閔執政
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其患至是既平德裕乃言
於上而 ○削宦者仇士良官爵籍沒其家先是士良
致仕其黨送歸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
奢靡娛之使無暇及他事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
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 ○毀天下佛
寺僧尼勒歸俗 ○會昌六年上崩在位七年改元者
一曰會昌光主立是為宣宗皇帝會昌即位
二年改元
宣宗皇帝名怡憲宗子也幼號不慧太和後益自韜
匿文宗好誘其言以為笑武宗豪邁尤不禮之名為

李德裕罷

再補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

又絢令孤焚之子

上擢知制誥問以元和故事絢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

又通鑑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

○韋澳纂處分語

再補便蒙新為建州刺史將往官故

入陸辭

又范華陽曰宣宗決摘細微以驚服其臣下小過必罰

光叔武宗疾篤子幼官官定策禁中詔立怡為皇太

叔更名忱權勾當軍國事裁決咸當理人始知其隱

德焉尋即位太和文宗年號○李德裕罷

僧孺宗閔等北遷德裕三貶至崖州司戶以死羅惡

政日久北遷僧孺自循州遷衡州長史宗閔自封州

遷柳州司馬故曰北遷三貶初貶東都留守再貶潮州

崖州在南海今瓊州○令孤絢同平章事先是絢為

學士上嘗以太宗所選金鏡錄授絢使讀之又書貞

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嘗與學士畢誠論

邊事誠具陳方略上悅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即用

為邊帥果稱其任上總察強記嘗密令學士韋澳纂

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曰處分語刺

史有入謝而出者曰上處分本州事驚入建州刺史

入辭上問建州去京師幾何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

為政朕皆知之勿謂遠此階前則萬里也令孤絢奏

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

碁安能理人絢曰詩人托此高興未必實然嘗詔刺

史母得外徙外徙謂刺史不必令到京面察絢嘗徙

故人為隣州便道之官上問之曰詔命刺史不得外

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絢汗透重

裘上臨朝對群臣未嘗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

人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閑語一刻許徐復

整容曰卿輩善為之常恐卿輩負朕不得再相見絢

而大綱不舉欲以

一人之智周天下

之務而不能與賢

人共天職也譬如

廉刻之吏謹治薄

書期會而不知為

政特一縣令才耳

豈人君之德哉按

愚本謂此論刻矣

然韋澳語抑此云

且汝知時事浸不

往則未為刻也

○上臨朝威嚴不

可仰視

再補一刻許漏上

一刻許

又嘗召學士事在

大中八年

又屏音丙除也綱

目策將安出澳對

曰若與外廷議之

恐有太和之變不

標主一八八頁

五十一

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

又致堂謂令孤之意善而不面陳之謬矣

○南北司如水火再補南司宰相北司宦官

又綱鑿注分去聲處置分度也

又綱目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

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久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又綱自上餌李玄伯等藥道發於皆宰相不得見注李玄伯方士也此年

伏誅
○浙東賊起
再補此事在咸通元年

又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至是卒成其功

○麗劬作亂
再補瓊山曰唐末之亂始此宋祁曰

易云喪牛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虜而不知患生於其所無備漢亡於董卓而兵兆於冀

州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易之意深矣綱鑿注李

國昌克用之父

○勛敗死
再補按梟雄肆志起於綱紀墜壞國

節度使陷諸郡招討使康業訓擊之以沙陀朱邪赤

官戍卒推以為主擁兵北還所過剽掠至徐州因殺

極

敕徐泗兵戍桂州過期不代遂作亂勛為糧料判

入寇陷播邕交趾

○九年徐州賊龐勛起先是南詔稱大理皇帝舉兵

懿宗皇帝初名溫封郾王以無寵不得為太子宣宗

崩宦者立之更名漼

甫起聲振中原觀察使王式討斬之

宗皇帝

嘗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兼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嘗召學士韋澳屏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又嘗與絢謀盡誅宦官恐濫及無辜絢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缺勿補自然消耗至盡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

水火稱孤之令去聲絢音挑誠音咸頗牧廣願李牧

項皆降強平聲令平聲澳音郁處音杵分音墳去聲

出者鄧州刺史薛弘宗建州屬福建今建寧府刺史

于延陵階前萬里謂天下州郡政治異同備在方策

開卷一覽無所不及故曰階前則萬里也杭州屬江

浙興去聲托物興詞曰興廢格格止也史記義縱傳

廢格沮事注謂廢格詔書沮成事也重平聲負朕肯

惡音烏去聲如水火謂其相尅而不相生也○大中

十三年上崩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一長子立是為懿

宗皇帝天中即位二年改元

懿宗皇帝初名溫封郾王以無寵不得為太子宣宗

崩宦者立之更名漼宦者王宗實更音○浙東賊裘

甫起聲振中原觀察使王式討斬之裘姓也木姓仇避讎改作裘

○九年徐州賊龐勛起先是南詔稱大理皇帝舉兵

入寇陷播邕交趾初韋舉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群蠻使由蜀入貢蠻使入貢利於賜

與杜悰為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南詔豐祐怒

頗擾邊境卒子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理改元建

極

敕徐泗兵戍桂州過期不代遂作亂勛為糧料判

官戍卒推以為主擁兵北還所過剽掠至徐州因殺

節度使陷諸郡招討使康業訓擊之以沙陀朱邪赤

官戍卒推以為主擁兵北還所過剽掠至徐州因殺

節度使陷諸郡招討使康業訓擊之以沙陀朱邪赤

節度使陷諸郡招討使康業訓擊之以沙陀朱邪赤

勢大去之時蓋有疾之人中將愈而遂不愈則不至死者鮮矣宜宗為小

心為前鋒勛敗死賜赤心姓名李國昌為大同軍節度使尋又為振武節度使

求廣州節度使朝廷不許兼急攻廣州陷之

安州寇荆南與招討曾元裕戰於中州而大敗又大敗於黃梅斬之黃巢陷鄆沂漢掠宋汴南渡陷洪慶

使崔李康昭義節度使李鈞討克用而兩鎮兵大敗○乾符中討李氏○李克用破賊復長安
再補嘗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耶至是沙陀友金入援乃說監軍陳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衆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

振武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遣人潛詣蔚州說克用克用趨雲州取之河東招義討之而大敗克用寇忻代逼晉陽已而大爲盧龍兵所破蔚朔兵亦討敗其父國昌父子亡走達旦朝廷赦其罪召其兵討賊克用將沙陀來賊憚之曰鴉軍至兵連破賊復長安巢焚宮室而遁至蔡州節度秦宗權降之巢趨汴州克用等追擊大破之未幾賊黨斬巢以降爲宦官爲去聲宦官劉文爽呼音東寬句句音懼敗音翻去聲賤買貴賣曰販數萬數月之間衆至數萬汝州屬河南鄆州屬胡廣即江夏郡安州屬四川申州屬河南今信陽州黃梅縣屬新州沂音顛平聲州屬山東即瑯琊郡宋州屬河南即睢陽郡汴州屬河南今汴梁府洪慶吉饒信五州屬

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
又溫以華州降事在中和二年○朱全忠襲克用再補通鑑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又克用乘酒語頗侵之
又范華陽曰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克用不敢專兵復雖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今僖宗兩無予奪何以傲全忠而服克用耶按此論允當
○上還長安再補時荆棘滿城

江西洪即豫章厦今贛州府吉今吉安府爲鎮爲盧之爲並去聲駢音便平聲潭州屬湖廣即長沙郡武節度使其子克用冠音貫雲州屬北平沂州屬山西討敗之敗音拜走音奏達且五代史作韃韃音阻且夷狄別種各克用父子逃入其地鴉軍軍中号克用爲李鴉兒以其軍皆服黑也復長之復音伏○克降之宗權降於黃巢幾如字賊黨巢甥林吉
 用之至汴州也朱全忠襲之全忠者巢將朱温也先爲巢所遣攻陷同華尋以華州降賜名全忠爲宣武節度使館克用甚恭克用乘酒頗侵之全忠不平發兵圍驛攻之克用醉左右以水沃其面告之克用乃張目援弓起而走會大雷雨晦冥扶醉乘電光縋城出汴人扼橋從者力戰得度而免克用還晉陽治甲兵表乞討全忠詔和解之不聽同州屬陝西即馮翊郡華去聲州屬陝西

狐兒縱橫上悽然不樂

○王重榮作亂再補克用請誅令

致十二月逼京城○上奔鳳翔

再補克用還軍河中表請大駕還宮

因罪狀田令孜○上還長安

再補通鑑三月車駕至興元朱玫逼

鳳翔百官奉襄王溫權監軍國事

○豪傑互相吞噬再補贊曰唐自穆

宗以來八世為官官所立者六君然

則唐之衰豈止方鎮之患哉史綱

於六君不書即位又太漸本于書疾

宣武節度使汴州號為宣武節度使驛上原驛在汴州城內維音墜繩懸而下扼音厄把也治平聲

上發成都還長安○秦宗權僭號○上之奔蜀也官

者田令孜實挾之自以為功權自已出河中王重榮

前作亂自立令孜遣朱玫等攻之重榮求救於克用

克用方怨朝廷不罪全忠上言玫等與全忠相表裡

欲共滅臣引兵赴河中京師震恐令孜劫上奔鳳翔

朱玫追逼不及立肅宗玄孫襄王溫為帝玫將王行

瑜斬玫溫奔河中王重榮斬首送行在上還長安上

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五曰乾符廣明中和光啓文德

日與宦官相處而已天下大亂盜賊蠭起豪傑因起

其間互相吞噬朝廷不能制上崩壽王立是為昭宗

大漸惟幾又通鑑體貌粹明

有英氣○昭宗有恢復之志

再補按振已墜之緒於是可見其難

矣中外所為人心亦歸焉已有其志

而猶已墜之緒不能振故人主每謹

其初要其終為子孫貽計不然則不

及者少矣○董昌僭号

再補天下分合之機其不可不審也

王室衰而天下分其未衰則皆循法

受制為良節度使使之有所激而叛

則已矣不然則謹

皇帝音茲已音紀

解縣塩池朱玫須寧節度使改音梅上言之上音盪

昭宗皇帝名傑僖宗之弟也僖宗大漸宦者立之為

太弟遂即位後更名曄帝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

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踐祚之始

中外忻々焉然而內制於宦寺外有強鎮初志竟不

遂大漸筌蹄云病篤宦者觀軍容使楊復恭更音庚

更名曄復音伏○贊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

官所立者七君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哉蓋

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人

越州董昌僭號昌先據杭州錢鏐為兵馬使朝廷命

昌帥浙東鏐領杭州至是昌稱帝於越詔鏐討之州越

守之不暇感哀之殊所以分合也欽

○李克用進爵晉王

屬浙東即會稽郡鏐音留帥音衰去聲 ○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

再補乾寧二年茂

王行瑜三鎮舉兵犯關殺宰相謀廢立聞李克用米

貞等犯關克用討

討乃去克用攻邠州斬行瑜將移兵岐華貴近恐沙

三鎮是歲還鎮茂

陀沙陀謂太盛止之克用自隴西郡王進爵晉王引

貞再犯在其三年

兵還晉陽宰相韋昭度李穀將音 ○錢鏐克越州董

克用復發兵入接

昌伏誅 ○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

全忠之迎駕在光

廷甚恭克用去二鎮復驕慢茂貞舉兵犯關上出奔

化元年

華州克用遣援又聞朱全忠營洛陽迎駕茂貞與建

又韓建劉季述殺

皆懼奉上還長安先是嘗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

通王滋等十人

出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者恐其不利於已交

以謀友聞在乾寧

諫以為不可上不得已罷之上在華時宦官劉季述

三年按在外之叛

○劉季述幽上於

克用能討之在內

再補此事在光化

者崔胤除之

○朱全忠盡殺宦

○劉季述幽上於

官謀去胤時朱全忠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以書

再補按內宦楊復

召之全忠舉兵來宦者韓全誨等劫上如鳳翔全忠

恭走興元與楊守

圍之李茂貞遂殺全誨等奉上還長安全忠以兵驅

真友茂貞討之獻

宦官盡殺之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存黃衣幼

復恭與守其書詠

弱三十人備洒掃宦官自文宗已後廢置在其掌握

致仕之由云兼夫

至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號及是大被誅殺

門乃隋家舊業木

救援令去聲已音紀十一人通儀睦濟韶彭韓陳單

任但積粟訓兵勿

延用少用院在東內神策將指揮使孫德昭復位之

貢獻吾於荆榛中

之功故稱國老視天子如試官之視所取人故曰門

立壽王總得尊位

生○司馬溫公曰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

廢定策國老有如

禮所以謹閨闈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顧人主

此負心門生天子

也宦者之為禍雖

欲悔悟而勢有不
得而去也唐昭宗
之事是也按人主
未敗之時救之如
遇水火之灾則可
不然則不及焉者
鮮矣悲夫
○全忠進爵梁王
○全忠請上遷都
東京
再補全忠先有挾
天子之志及其成
也又有篡奪之志
其未成也結亂以
成而又謀除之奸
雄難持如此哉且
奸雄立威篡位必
有遷都之舉曹操
已試之朱温又用
之尋弒之亦甚矣
曹朱二氏之篡奪
於是為萬世篡奪

不當與之謀議使有威福耳東漢之衰官者最名驕
橫未有如唐世也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也太宗監
前世之弊深抑宦官明皇始隨舊章使高力士省決
章奏進退將相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其靈
武李輔國以東宮舊謀參謀不復能制伏宗踐祚仍
遵覆轍遺棄助庸更為叛亂德宗初立宦官稍絀而
返思諸將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典宿衛自是太
宦官所立勢益驕橫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
矣然則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
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為國
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
全忠由東平王進爵
梁王還汴○全忠威震天下有篡奪之志亂懼為之
備全忠表請除亂密使其黨殺之遂請上遷都東京
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上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
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紇干即紇真山也在木
同府城東北五十里紇
真猶漢言千里其山東多積雪故諺曰朕今漂泊不
紇真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

之稱首
又便蒙言用歌後
語而作詩以譏朝
時事也歌後語如
女子貽歌之類友
于歌後兄弟二字
貽歌歌後孫謀二
字
又班簿注在朝者
姓名堂吏中書省
吏
又通鑿累讓不獲
乃視後為相僅半
年遂致仕
又朱沛國曰惟呂
后立常山王朱温
立昭宣帝不復改
元
○全忠為相國加
九錫
再補范華陽曰唐
自高祖取隋五年

知竟落何所泣下沾巾上至洛陽李茂貞等移檄以
興復為辭全忠將西討以上有英氣恐生變遣人入
洛弒之為之為去聲復音伏○上自即位非不夢
想賢豪卒不用之嘗有朝士鄭縈好恢諧多為歌後
詩嘲時事上意其有所蘊手注班簿以為相堂吏走
告不信已而賀客至縈搔首曰歌後鄭五作宰相時
事可知矣縈音啓歌後詩作詩為歌後
後語意在言外鄭五縈行○上在位十七
年改元者七曰龍紀大順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祐
子立是為哀皇帝龍紀即位二年改元
哀皇帝廟号景宗
哀皇帝初名祚昭宗有廢太子裕已壯全忠惡之祚
以幼得立更名祝全忠殺裕等九人皆昭宗子全忠

票主一八八八頁長卷之五

而四方底平九年而太宗立貞觀之治幾於三代然一傳而有武氏之篡國命中絕二十餘年中睿享國日淺朝廷濁亂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開化之治幾於貞觀而終之以天寶之亂唐室遂微肅宗以後無可稱者憲宗元和之政雖為中興而晚節不終身且不保此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也昔三代之君莫不修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福父而

為相國加九錫帝在位仍稱天祐不四年禪于梁尋被弒唐自高祖至是二十世凡二百九十年更音庚字未詳○司馬溫公曰高祖兼亡隋之弊掃除亂略遂降李密係建德禽世克芟武周崩黑闥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也蓋以太宗之為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極民水火之中措之為子席之上使突厥之渠繫頸關庭北海之濱悉為川縣三代以還未之有也高宗沉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劉表唐室屠害宗支中宗久罹憂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冀土之墻安可朽也睿宗鑒前世之禍立嗣以功可與權矣明皇再清內難四夷賓服浸淫乎貞觀之風矣及天寶以降自以治定無有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一旦變生所忽兵起邊隅乘輿播遷干戈不息夫肅宗以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代宗翦除凶醜使河南北復為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武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盜賊劫州郡者因為之牧宋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旌鉞使強暴縱橫下陵上替唐之紀綱不可復振肅宗之為也德宗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淺闇親信多非

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以其閉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又致堂曰唐有天下歷三十君為子所逼奪者三焉為婦所乘者三焉為賊所逐者五焉為妻所弒者一焉為宦官所立者九焉為所弒者三焉為所廢者一焉為方士所敗者七焉為強臣所弒者一焉不為小人所惑者僅得二三而無全德者矣

其人舉措不由其道故關外之兵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困辱奉天播遷山南尚賴陸贄渾瑊畫心輸力故能誅夷元惡還奉宗社逮其晚節偷懦之政甚矣順宗不幸嬰疾委政冢嗣賢與憲宗聰明果決委任忠良於是天下之盜納貨效地替賴入朝百年之憂一日廓然也惜其怠於防微變生肘腋穆宗援任非材為謀不戒自貽顛覆文宗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不足稱也武宗英敏特達享國日淺功業未究惜哉宣宗盡心民事精勤治道求諸漢世其孝宣之流欬懿宗驕奢賊虐民怨神怒李氏之亡於茲決矣唐自至德以來近習用權藩臣跋扈譬如羸病之人糜粥養之猶恐不濟又况飲之毒酒其能存哉及僖昭嗣位天祿已去民心已離漂泊幽辱寄命諸侯雖救之其將能乎

立齋先生標注十八史略讀本卷之五

唐

五

立齋先生標注十八史略讀本卷之五終

